



陶菴集

十三

雜著  
教書  
上標文  
箴銘  
告祝文  
祭文  
哀辭

共廿五

16  
2325  
13





和  
2325  
25-13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五目錄

雜著

男濟遠冠後戒辭

書勉從弟維

書贈金處安

書贈金時鐸

書贈劉汝豪

書贈金潤海

栗谷先生文集修正凡例

圃隱先生立宗議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五目錄



記洪處士遠行蹟

烈婦李氏傳

鄭梓字說

吳瓘字說

李最中改字說

人不可以不學說

淡谷書院學規

忠烈書院學規

道基書院學規

龍仁鄉塾節目

靈光郡講學節目

諭道峰院任

諭道峰講儒

諭道峰院儒

諭興賢院儒

忠烈淡谷兩院講儒勸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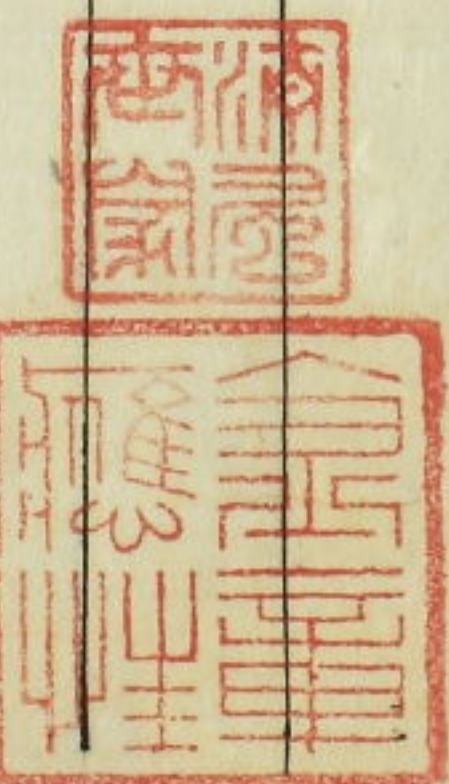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五

雜著

男濟遠冠後戒辭



冠者成人之道也所謂成人之道只是為人子為人  
弟為人臣為人少所當行者將以是責之幼駿之人  
其禮豈不重歟吾晚而得汝今始冠汝而禍故之餘  
不能備儀三加此為缺恨耳但近世士大夫冠子多  
行古禮而考其成人之實則蔑如也豈周末文勝之  
弊耶然則吾雖不能備儀而所以期望汝者在實不  
在文也噫四者於汝不假強為天既賦之以仁義禮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五  
智之性形之爲愛敬忠弟之實存之則人去之則禽獸其幾至可畏也汝年不滿十五不能粗知禮義之方吾旣不素教汝一朝遽責以成人之行實愧爲父之道矣然而今之所以教汝亦不他求更取小學書熟讀精思言言而顧之事事而顧之惟恐一言一事或背於是則其於成人之道尙庶幾矣吾平日苦勸汝讀書非欲能文章取科第只願汝識得義理不負爲人之名而已朱子曰不願作貴人但願汝作好人正此意也勤謹二字循之以上有無限好事反之以下有無限不好事此又朱子所以教子者勉之勉之

且吾家世以孝友爲根基而仁厚忠朴乃其本色此尤不可不知也小子冠之明日書旤濟遠用代賓祝壬寅陽月之念也

書勉從弟維

聰明外颺有餘精神內蘊不足不患志卑而近但憂言易而大虛襟受善之美未易得驚名遺實之病終是勝維乎維乎欲去子之容氣充子之良心惟聞然自修而已矣

君讀小學二編頗奮勵自新復書此以砭之

書贈金處安

金處安者長興庫吏也父興順事我祖考議政府君



安又事仲父尚書公公特愛之壬寅尚書公遭禍故吏皆散去安獨不去爲之經紀喪事至則立階下哀哭哀動傍人葬畢尚書公嗣子平康君舉室入峽安猶存訊不絕或衝冒巖岬濤瀧之險幾死者數爲尚書公心喪三年泊尚書公雪冤平康君不忍還舊居棲遑窮谷自春州移于洞陰之溪上未幾病卒安聞病亟往救之仍躬執殮殮如禮時大暑人皆畏癘安無難意晝夜哀哭如哭尚書公時目盡腫卒扶櫬以歸尚書公歿已五年安語及輒流涕平康君死無後而又爲之盡力嗚呼今世士大夫當氣勢翕絕握手

出肝肺若相生相死然及其時移勢殊掉臂而過視之如無覩安賤人也而獨能如是哉安間謁余郊居聞講讀聲每低回不肯去余恠之蓋聞安性嗜書終日奔走吏事歸則夜讀論語宜其重信義不以窮達存亡而貳者由是觀之士大夫尤不可不讀書也余孤居病俗久矣嘉安之志於是乎書

書贈金時鐸

金君時鐸從余游者有年一日纍然憂服而來爲其父請樹墓之文蓋聞父死時歎曰吾不及見時鐸成就一恨也不得一拜寒泉公二恨也余感其意欲爲



之辭既而曰姑徐徐云爾余非有惜乎言蓋有待也夫爾之藉手而爲請者以己之有嚮學之志耳余之不能辭者亦以此耳然而學固未易言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必有所試矣余奚敢苟譽以驕爾之志招爾之咎待爾志益固知益明行益力不愧乎志學之名而後始爲之辭曰時鐸之成就如此則豈不慊於吾心而亦有以塞乃父地下之望耶嗚呼顯親之心無間乎貴賤親有善而顯之固孝也而立身成德使人人有幸哉之願者是孝之大者鐸乎鐸乎無急於小而忽於大也戊午大寒後二日寒泉翁書

又

乙丑夏余病少間人家墓文之積久逋負者次第償過金君時鐸時在傍欲有言而囁嚅情迹甚悶蹙余知其意卽爲草成而與之旣而從容謂曰爾之乞文已七八年所余之有待云者意實有在而爾學未見其長進此爾之罪也今余強副其願非以爾志益固知益明行益力有足以慊吾心而塞乃父泉下之望顧余年益老病益甚人事難料誠恐一朝緯繡以成爾沒身之恨爾苟或以此萌一毫驕妄之心則余之此事無亦近於賊夫人之子耶爾其慎之爾向來頗



擾攘於外事今則專心向裏此不可謂無一分之長然知行則未也母曰志願已滿而益勉其所不足也抑又聞門下諸生以爾乞文爲踰濫此亦不可不明言得失昔揚子雲以西蜀富人載錢數十萬願入於太玄經中不許此則不過好名子雲不許可也顯親之情無間於尊卑貴賤爾之爲此請職由讀書耳旣不禁爾讀書則何可禁此請乎余之初不峻塞受之而姑徐者此也爾若終不得此文則進而遊於門下退而居鄉黨都無面目之可施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豈仁人君子之所可忍耶此則謂

爾踰濫者誠過矣然亦不當恃此而犯踰濫之戒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自高者人必陵之卑則無此患矣此言宜服之終身也泉翁書

書贈劉汝豪

劉生汝豪悅道北青人徒步從余遊三載不去寇難作余奔問入城勸其去不肯奮然請從曰願死生以之余義其志不能強難已隨余歸旣數月余遭罹不測將走伏窮山生泣辭曰非欲後不敢也嗚呼生孤身客千里外一日遇變亂能毅然撥一死守不去余矍索焉惟禍是遠不能相携以去子不負余而余負



子矣然子歸而事父母一以小學爲師而後是真不負余矣子其能之乎哉

書贈金潤海

端川遠在磨天磨雲兩嶺之間千四百餘里而金生潤海爲乞其祖父墓文委訪余於寒泉之上余以病辭且惟中古以前非吾耳目所逮者其毀譽難得其真凡人狀德如畫像一毛髮不似便是別人吾爲是懼非有先賢叙述可以憑信者一例辭却四方之士虛返者甚多而君之所處絕遠尤所矜悶然蓋聞禮曰先祖有美而不知是不仁也但朱子於人乞銘也

不許而書贈務實二字豈不以爲善而貽父祖令名其孝尤有大於謁銘顯親者耶君須歸而讀書以小學爲先一依經傳次第而繼之爲北之賢士則幸矣吾於後日將得之公誦勿負贈言之意也丙寅閏春下澣陶菴書於泉食齋

栗谷先生文集修正凡例

一先生集有詩集一卷文集九卷續集四卷外集四卷蓋詩集與文集刊出在於萬曆辛亥而詩集則朴守菴枝華諸公所選文集則牛溪先生所定而其分類編次多出於先生門人朴公汝龍諸人之手詮



次鮮法又多缺而不備故玄石以是病之續集外集

鱗次而成焉一主文集草本草本先生仲兄璠所錄寫凡九卷而且

廣聚海陽臨瀛坡山及當時親舊子孫家所藏片言

一作而編入之故或不無不分早晚博取不精之嘆

焉故尤菴俱病於先後集以不能一番釐正為恨云

今適書院所在板本朽剝多缺早晚須將改刊故茲

依尤菴遺意通詩文續外四集滾合為一焉

一詩集初則分體類會別為一杏而非朱子大全及

諸家文集之體故一從年條編次而間有年條未甚

分明者亦考其時世辭意而附之合以為一通焉

一先生文集非諸家詞章文字之比一以明道學關

治體有補於世教者為主少時戲漫吟咏及科場賦

表之類皆為刪去焉

一與退溪先生論學書札皆附退溪答書以便考證

焉

一聖學輯要擊蒙要訣亦皆編入於外集之首以倣

二程全書之例易傳亦載書中

一劄啓全文之載於日記而疊出於集中者亦皆刪

去院府啓辭無甚關係者亦從刪定焉

一先生答門生問目及諸家撰述中關於先生平日



言語者今皆哀集名之以語錄附于外集之下以倣河南程氏外書例而太極問答一篇則尤菴以爲出於宋龜峰故不敢收入焉

一臨瀛所刊先生年譜乃尤菴所編而其時鄭進善澆以杆城倅臨歸刊出工役甚急故尤菴亦以恩卒不盡精爲恨其後玄石錄出誤錯處爲年譜考證質之於尤菴則尤菴許以更爲勘定玄石又爲別本一件置諸續外兩集之下今依尤菴遺意參考兩本改正誤錯處編成而間以他事之不載者添入焉  
一年譜附錄中如行狀碑誌表記諸文字外又以諸

家記述雜錄續入下端以倣記譜及他譜遺事之例一先生外集續集既與原集合以爲一故依二程全書例改名之曰全書文集詩集外集以細字分書於編內

圃隱先生立宗議

檀弓孔子曰立孫一句卽禮之大經亘萬世而不可易者若夫帝王家則當別論有非匹庶所敢僭引近世寅平都尉家謬例一出而士大夫行之者衆其害理也大矣鄭錫之第一子道濟爲宗子鎬之後主祀既十年而不幸無子而死禮當爲道濟立後而乃改



立錫之第二子夏濟爲宗嗣是則寅平家例也以道濟而言則是宗子而無罪見廢也以夏濟而言則是支子而殆近奪宗也死者固冤甚而生者其得自安於心乎今夏濟又不幸死而無子當此擇定宗嗣之日似若爲夏濟立後而此則實有大不可者夫父子天屬也倫紀一定本無可絕之義况道濟已死矣死後何罪而見絕已死之人又安有罷絕之可言哉所謂還歸本宗者爲本宗無後歸奉其祀也已死之道濟雖曰還本亦豈有奉祀之實乎道濟與夏濟死則同而其無後亦等耳欲立宗子則不可不乘此機會

以正其失今當爲道濟立後俾主先祀至於所以處夏濟者則雖或以爲當如道濟罷繼還本之例而一之已大謬其可再乎宜仍以夏濟爲鎬之次子錫則更求宗族中可繼者爲後如此則揆以禮法與情理似可兩得而無憾矣或曰夏濟旣爲其本生親服期矣又爲承重祖母服則是宗子也道濟則雖曰十年主祀旣無此二事且其罷繼至於七年之久今乃捨宗子而反爲已罷繼者立後豈有是理曰夏濟之代其兄正所謂不當立而立者頭顱旣不是中間二事何足論也道濟則所謂不當廢而廢者旣知其失則



雖累十年之久安得不爲之釐正乎或曰以宗子而無罪見廢今而得伸則於道濟固幸矣而夏濟亦是宗子既服承重之喪而不得爲繼統之人亦不寃乎曰自夏濟而言之則始以朝命黽勉代其兄而其心則固不安也生前雖不得讓位而猶足爲死叔齊斯豈非順天理而協人心者乎或曰錫有二子而渠則不免絕嗣得一他人子豈不寃憫乎夏濟則其將讓統於兄而亦爲無後之人耶曰世之只有一子而出後於大宗者亦多以所重有在故也今錫之二子雖盡歸大宗此於孝子慈孫之心焉有寃憫之理且

寧已之絕嗣而不忍父兄之無後者人之至情也錫與夏濟之心亦奚間於生死哉况錫之後雖非已出自可不絕夏濟既爲鎬之次子則亦可立後自爲別宗如此則宗統既得正而二人俱各有後使死者有知必甘心而無所恨也或曰義理則固然矣而此非自本家所可變通之事始也道濟之罷繼歸宗夏濟之代爲宗嗣皆出於君命今欲捨夏濟而立道濟之後則必須更煩陳稟而後方可爲之而朝議未必其如此爲夏濟立後則易爲道濟立後則難奈何曰天下事只有是非兩端是則從之非則改之小事猶



不費以他用財力既贍足俟其孤姪之取婦成家悉以歸之破屋數間之外無遺者其妾失心狂走又畜一妾後以其女弟之夫入於戊申逆黨卽出之人以爲難孑然作一窮人而無愠意好讀書而老年一目眇艱於看字益自傷其命窮矣公字自邇南陽人大父植文化縣令丙子之亂死於國 贈官旌閭父賜湖世居全義公年六十四庚戌卒葬於川西故里之後其從兄葭決大小科官臺憲然公文雖不如而望則優焉云可象從余遊久知爲一鄉善士其言固可信而可象又言其仲父大谷先生以公有孝友之行

愛重之公亦敬事大谷終始如一余幸而拜大谷先生常謂其篤實爲已近世學者殆莫及焉是必非苟譽人者以先生之賢而見待如此其人可知爲故交而哀其窮思所以闡發幽潛於墓草屢宿之後若可象者亦可謂賢矣余故以其所與酬酢者錄爲一通文字以付可象之歸後有立言者作不欲窮鄉寸善之見遺焉則或可以採擇也歟

烈婦李氏傳

烈婦李氏者高麗直提學楊首生之妻也首生死李氏年尙少父母憐其早寡欲奪而嫁之李方有娠泣



然况倫紀之大者乎尋常士夫家猶然况大賢之後事乎圃隱先生我東方道學之所從出於宗統之重尤當一以禮律不敢少忽何可從俗苟且而爲之也往年陳白不過一時權宜之策既知其苟且則所當釐正之不暇况往年則道濟子行未有生者今則多有之前後事勢亦自不同矣此事體重固不可不復經稟裁苟能據實陳奏而得請則所以改之者亦君命也何疑之有

記洪處士遠行蹟

慎君爾儀可象既免喪來見余于寒泉之上作而言

曰吾鄉有洪處士遠者以行誼重於鄉里不幸死無後惟一孤墳在耳爾儀日昨過而拜之蔓草蕪沒躑躅不忍去爾儀固慕悅之甚者而一鄉公誦蓋莫不追悼之然而若差過數十年寒暑則其及見其人者殆盡矣雖其厚德美行誰復有知者是以悲之仍爲之泣下余本樂道人之善者遂扣其所以然之實則曰如冰之清如弦之直者其心事也凡論人邪正事是非如一刀割斷者其言論也又篤於內行兄彥與其室偕歿有男女一人皆幼其治喪也盡賣已田及嫁女亦如之權奉宗祀宗家世傳田民盡心收拾一



告曰幸而生男楊氏之祀不絕解媿而適人亦非晚也既生子父母復欲強之李氏又泣告曰兒未離乳而遽他適則長成未可知天使楊氏有後而吾忍絕之乎請待其免懷之日及至兒能食能言則李氏乃毅然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之死矢靡他父母猶不見諒李氏始欲自決而義不可遂與數三婢使逃歸夫家南原之別業千里顛頓足爲流血初住府西蛟龍山下未幾避漆齒之亂登飛鴻山望見淳昌之龜岳曰山氣佳哉卽往宅焉楊氏子孫仍世居其地兒既成童好田獵不事學業一日李氏廢食

蒙被而臥兒從外來問母氏何病李氏曰非病也未亡人惟汝相依爲命讀書飭行不墜父祖緒業是所望者今汝所爲如此無望成立吾是以欲死也兒感悟卽日焚其獵具從隣居金注書學遂至成材咸平縣監思輔是也李氏老而享專城之養及沒葬于淳之郡東二十里許本朝嘉其貞烈特表其葬地封石至今宛然事載玉川誌其命旌閭則在世祖朝云嗚呼東方之俗婦人貞信不淫蓋由於八條之教至我朝禮義益明殆近於比屋可封而又重之以改嫁人子孫勿許東西班正職之法是則教與禁并



行而相須矣麗末則不能如此大家世族以夫死改嫁爲常行之典舊時譜書子女錄中至載後夫其恬不知羞可知也當是時也李氏獨自拔於頽波之中卒全其節使腹子得以成立後承至今蕃昌真古所稱烈婦者矣如李氏者一之已奇而若宋進士克己金翰林間之配并出於同時豈亦天啓我邦文明之運而然耶楊氏子孫固多顯者而未有如沙溪二宋者出焉則歐陽子所謂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者豈不然歟第聞其葬地有偷葬數塚而法官以歲久置而不問今世尙節懲惡之人將不可復見耶良可

慨然後孫應秀篤志向學從余遊余舊聞其事頗詳遂爲之立傳以垂永世蓋其好德之心出於天賦有不容銷鑠者存云爾

### 鄭梓字說

鄭生梓始字美材余改命之曰敬之蓋取諸詩梓美木也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愛之然是或生於墟落之間爲父母之所種植則不徒愛之而必恭敬止豈爲木之可敬哉子知子身之所由以生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浩然剛大之氣粹然健順之德則本乎天地以父母之遺體立乎天地之中敢不敬與髮膚



之或傷猶爲不孝斧斤而伐其天可以爲人乎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嗚呼可畏也已夫詩所以感發善心苟因是而培於小學達於西銘以求所謂體受而歸全者則庶幾不負父母大父母生我育我之仁也歟敬之敬之丁未二之日壬辰書

吳瓘字說

吳君瓘將冠其兄瑗請字於余余應之曰伯玉乎爾既取諸蘧大夫矣盍又以了翁之字字之遂命之曰瑩中夫玉之爲德其質明以潔故其色溫而栗有諸

中者形諸外外之玷尙可磨也中有疵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必反之於身心以致琢之之功及其至也查滓便渾化發於事業者亦磊落光明表裏洞然矣禮曰君子比德於玉了翁之所取義其以斯歟昔司馬相如慕蘭相如而名相如特一戰國豪俠雖直似之奚取焉今之所慕者異乎是張紫巖云元符間貴人紆金拖紫者何限惟陳瑩中名字與日月爭光誦其言胷中灑然若求其所以然者則豈非朱子所稱剛方正直而輔之以學問之力者耶瓘也母徒取其名而取其德可乎丁未月正德陽野逸書



李最中改字說

李君最中從余游嘗請其字說余問其名之義全無所當余釋之曰人於天地之中爲最貴苟以此義爲名則字之曰仁夫可乎夫天地萬物之中人爲最貴所以然者以其性則有仁義禮智之德以其倫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序以其日用則有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則焉若論其序與則則都管轄於一箇仁故仁爲四德之元孟子又反而言之曰仁人也能盡其性則雖是一箇血肉腔窠而氣質之累消落得盡天理之公渾然在我所謂參三者也向所贈

超凡入聖四字外看雖似卓絕難及以此言之顧不在於己分內事耶仁夫勿以吾言爲迂勿以聖人爲不可及於其所謂性所謂倫者先窮其理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一一思盡其則不緩不急行之不已如是而曰聖人不可學而至則吾未之信也其勉之哉乙丑冬陶菴書于泉食菴

人不可以不學說

或問於余曰先生嘗言人不可以不學願聞其所以不可不學之由余應之曰果有是也子欲聞之則吾請悉言之夫人者萬物之靈也天之所以生人而使



別於禽獸者以其實有為人之理也人之所以為人而得免於禽獸者以其實有為人之事也人既有所以為人之實理故必行所當為人之實事而後方可以副為人之名不爾則名雖人而實非人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初非吾人分外事也然人既不能盡其為人之實而人或比已於禽獸則未有不怫然而怒者禽獸固可賤惡而我之所識寒煖飢飽生死趨避之類禽獸亦能之至於君臣父子之大倫與夫事物當然之則則禽獸固不能而我亦不能烏在其彼塞而此通彼偏而此全之別也但以圓頭方足之形

而自謂之人耳以禽獸而比禽獸何怒之有其亦不思之甚也然而知禽獸之可賤惡而羞比於己者以其具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端故也苟能擴充其端則不徒得免於禽獸雖聖人亦可馴致何憚而不為哉大抵人而盡為人之實者方是聖人人之為學必先以聖為志而後方有進步處而人或自期之遠則羣起而非毀之曰非愚則狂人而既不欲為禽獸則當為希聖之徒已雖不能何忍非毀之也夫世之自暴自棄者固有氣質強弱之不同而要其歸則皆流俗害之也流俗最惡吾學



以爲不足學然而彼得聖道糟粕之餘以爲人語其  
大則父子也君臣也長幼也朋友也夫婦也語其小  
則居處也飲食也動靜也語默也人倫日用之間縱  
不能行其當然之則而聖人所謂爲人之道不外乎  
此彼猶藉此而裝點一箇人底貌樣苟無聖人所謂  
學者則流俗亦何所恃而自立於人數哉欲人之待  
己以人而惡其學爲人之道者其亦惑矣或曰先生  
之言雖如此抑有所不然者夫以窮鄉賤子目不識  
一字書而有至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者人或讀萬卷  
書號爲有識而夷考其內行有不能及於常人者書

之不必有益於人如此夫曰彼則固得於天賦之性  
而與禽獸一點明處相似特朱子所謂死孝悌者但  
局於是一端而不能推將去終身只如此至於名爲  
讀書而無實行者則不過假學之名以自欺而欺人  
耳何足道哉曰抑又有可疑者存焉世之武人俗吏  
號爲不知書者而其爲州郡能舉其職者多儒者則  
迂於爲政全不識治理若是乎學之無益於爲政也  
曰武人俗吏雖或能於職事其中必有無識之不可  
掩者儒者之不能爲邑特不善讀書之致豈學之罪  
哉朱子曰爲治當以學爲本爲天下國家決無舍學



有成之理學之不可不講尤爲政者之所急也曰以先生之言觀之則人果不可以不學矣然而先生之意雖如此先生之教不能行於家子孫未聞有一人爲學者吾恐徒言而無其實人孰信其然也曰父子固一氣而分形朝夕語之而有從有不從者氣之異也今有所不識何狀之人居於千里之外一聞吾言而應之如桴鼓之速者理之同也吾之爲此說者亦豈敢必其驅一世而盡歸於學也願以與人同善之志自不能已惟見者信不信如何爾

溪谷書院學規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爲人之方都在小學一書故朱子曰那箇是做人底樣子士之有志於學者捨是書奚以哉於惟我靜菴文正公先生實東方道學之宗而其學一以小學爲主以及於四書近思錄蓋聞寒暄金先生老年猶以小學童子自處先生少受學於寒暄故篤信是書如此淵源其有所自矣吾鄉幸而得先生杖屨於是衣履於是俎豆於是凡我縫掖之士孰不聞風而興起也哉自今游先生之院者當讀先生所讀之書欲讀先生所讀之書又當自小學始盡相與勉之



一讀書次第先小學次大學兼或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次詩經次書經次易經而心經近思錄家禮諸書則或先或後循環讀過

一掌議別擇有文行士望所歸者直月亦擇有經學人使掌講事非有故切勿許遞要以久任責成爲主  
一講生則以從前赴講人員抄成講案案中人如自願居齋則聽

一書院本爲士子羣居講學而設而近來游書院者但以春秋參祀爲重故書院只爲先賢享祀之所有其名而無其實往往或有居齋者而不過習科文而

觀雜書未見有講習之美可勝歎哉此後居齋者勿讀異端之書又勿做科業文字於齋中惟專意於義理之說朝夕肄習

一白鹿洞是書院之祖而朱夫子學規辭約而義盡且諸生自修之方莫上於栗谷先生學規模範隱屏精舍學規約束并書揭于壁上居齋及出入者一以是爲法無或踰越

一居齋儒生每日平明皆以常服笠子直領或冠詣

廟庭不開中門只再拜分立東西相向行揖禮

一每月朔日焚香後掌議與直月與居齋儒生設講



錄中之人雖不能常時居齋亦可趁期來會講時先讀壁上所揭諸書一人抗聲讀之諸生竦然聽之

一每講會先定一朔內所當讀之章數起某章止某章後次講會就其中抽一章講誦

柱定其高下四十以上方許臨講而臨講者亦出柱  
○掌議直月是出柱者許令除講有司年老則勿為  
之邑掌則同  
諸生為之

一每講輒列書案中人姓名名下錄其起止及通略粗不之屬一件置于院中一件上于院長各得以考其勤慢

一一朔內所定章數必須不多不寡要以熟讀精究

為主講時無徒令一場誦過就文義上反復討論而直月錄其講說上于院長以質其是非使後來就講者得以參考

一講案中人大段事故眾所共知外毋敢公然不參不參者掌議察其有故無故責罰之

一講學外不可有他事如有起鬧之人則掌議輒施重罰

一每夏冬之末通計前後講生畫數或賞或罰

就四  
十歲  
以下  
為之  
一院長無故時或詣院會諸生而試講以課其勤惰



一講學時必須贍財而後可以供士有司專掌此事必極擇勤幹舉職者而久任之院中錢穀自前多有稱貸之規動成逋欠此後則一切嚴禁或有犯者與受并施極罰

一院力凋弊居齋者固難供饋而講會時禦飢之資不可不隨力爲之

一院中書冊闕失居多餘存者一一錄成一冊齋任赴院時往往曝曬而檢察之雖齋任亦不得擅出一卷于院門外犯者責罰之

一春秋享事時入齋諸生先爲習祭儀次讀退溪先

生所撰行狀或栗谷先生所撰誌文

忠烈書院學規

於惟我圃隱先生倡明道學實爲百代之宗師東土之人孰不均被罔極之恩而况吾鄉卽先生衣履之所藏俎豆崇奉蓋數百年于茲矣凡我縫掖之士苟不志先生之學讀先生之書其何顏入先生之廟哉竊嘗聞先儒稱先生之學橫說豎說無不當理而蓋一以朱夫子爲主今欲志先生之學讀先生之書只當依朱子讀書次第先小學次四書以爲入道之門路萬一因是而爲興學善俗之端則是亦先生之賜



也盍相與勉之節目詳後  
谷院講規

道基書院學規

惟我文元先生學成行尊道全德備蔚然為一代之  
儒宗原其所以得此者則實惟真積力久不能不措  
真所謂有準的可據守者後之有志於為學者舍先  
生誰法哉茲邦幸而得先生為守又仍而尸祝之庶  
幾攀化於無窮而近年以來寂然不復有絃誦之聲  
矣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駿奔走在廟今之祀先  
生者不能讀先生之書秉先生之德徒以俎豆奔走  
為敬則先生之靈亦豈顧饗於斯也哉自今出入院

中之士亟取先生行狀而讀之凡讀書次第及用力  
功程一以先生為法萬一因是而儒教復闡鄉俗丕  
變則是亦先生之賜也盍相與勉之院中舊有同春  
先生所定學規只當一一遵守不可他求而但其講  
學之節致齋之式略有未備茲又列錄如左

一每月朔朔日有  
故則望諸生齊會相講所讀之書先小學  
次四書

五經問以家禮心經近思錄○講錄中必各書所讀  
起止以考勤慢如有疑義直月錄出取正于師長○  
雖於習科文時亦當兼  
治所講之書月一赴會

一每四孟月掌議會講檢察等事一依院規

一春秋師長會諸生試講諸生年三十以下背講三  
十以上臨講若自願誦者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五

聽長老雖不講而願與觀者聽

一直月每月檢察講會如有違越規式者一一糾警

或有無故而屢次不參者論罰直月不必一月一違極擇有士望者久任

成責

一講會時自院當供饋諸生而院財不給實有難繼之患姑宜人各持糧以為蓄力徐議之地

一白鹿洞是書院之祖而朱夫子學規辭約而義盡且同春所定院規實取栗谷先生模範約束而裁正者并書揭于壁上居齋及出入者常目在之一一體行

一每月朔望焚香後諸生會于講堂讀壁上所揭書

一人抗聲讀之諸生竦然聽之

一享祀入齋時諸生先習祭儀次讀尤菴先生所撰先生行狀於總論處尤當誦習不忘

一祭時不飲酒不茹葷禮也入齋之後戒醉禁臭無敢少懈

一自致齋至飲福一切整肅無得喧譁雜談

龍仁鄉塾節目

擇定社長一人或二人童蒙訓誨一人直月一人直

每月本縣兩書院每月講會或朔或望鄉塾則以初

一每月本縣兩書院每月講會或朔或望鄉塾則以初



五日二十日兩次設講講式錄在下方

一每講日直月先至書塾淨埽室堂及庭齊整書冊  
筆硯諸具以待諸講員之至

一社長就書堂北壁立諸講員就其前再拜社長答  
再拜或揖諸講員則立東西相向行揖禮各就坐童  
蒙則皆南行向社長以下諸講員一行再拜禮仍就  
坐

一所講書必先小學次四書次六經間以先賢性理  
文字及史記年三十以下背講

一講時必先讀栗谷先生學校模範一通直月抗聲

讀之諸生肅然敬聽

一社長就所講書抽柱試講各一員誦訖又出柱以  
別其高下社長若不在則諸講員相議爲之童蒙屢  
居首或連居下者輒論其賞罰

一訓誨率童蒙先期習誦以赴講會童蒙不通居半  
或全粗則訓誨就社長前俯伏受面責或過半不通  
則訓誨就末座俯伏滿座面責

一講時長幼皆正衣帶拱手危坐無敢回顧無敢喧  
譁無敢頻數出入雖素所親狎者言語之際務爲相  
敬社長或出入則諸講員皆起立童蒙則諸講員出



入時亦必起座中如有失儀之事直月必痛加規責  
 一講時務以思索確論為主如有文義疑晦又或見  
 解各殊者則直月一一錄出稟質于書院院長院長  
 不在則鄉先生或他士友亦可必以不知不措為心  
 一講訖必議定下面起止以為後日繼講之地或有  
 新入人員則亦令小學初頭始  
 一小學畢讀後雖繼講他書必更就小學初頭隨其  
 編數多少預定以某月某日了一編講日往往抽柱  
 溫習務歸爛熟終而復始循環不已以各期真知實  
 踐而後已

一講罷長幼各拜揖而退一如上儀

一講員有實病或遠出則先期呈單以告不能赴講  
 之由無故不參者初則社長前受面責再次則滿座  
 面責三次則社長略施夏楚以愧其心

一每朔望諸講員一齊赴講于書院如非大段病故  
 毋敢或廢又連次不赴則直月告于社長而責罰之

靈光郡講學節目

趙重稷為  
郡守時

一本郡二十四坊四十八面內各面各出訓長一員  
 以有文行者擇定費在得人不必苟備其數雖合兩  
 三面而置一訓長亦可



一面內諸生中年少聰敏可以為學者從公論抄出或隨自願錄成一冊名之曰講案自童子十歲以上有志者皆許入案成報于官長雖秩卑之人願入者聽而亦不可使昧分依館學例坐末座

一鄉校掌議二員別擇有士望者使主講事又出直月一人以佐之

一所講之書先以擊蒙要訣起立志章止處世章次小學次大

學次大學或間次論語孟子中庸訖仍及詩書易

一朱子白鹿洞規辭約而義盡允為學校之模範精寫一通臨講必先讀一遍令諸生慣熟以為真知實

踐之地

一每月朔官長詣聖廟展拜後仍以章服坐明倫堂各面訓長各率面內諸生入講案者具巾服趨期齊會掌議與直月立東階下諸訓長同行諸生以齒立西階下相向而揖以次揖讓而升詣官長前再拜官長立而答揖

一直月詣書案前跪抗聲讀白鹿洞規諸生竦然聽之而後開講

一三十以上臨講三十以下背講而背講者註則臨講臨講者正文與註同然雖三十以上自願背講者



聽

一講時設書案於堂中官長坐北壁掌議直月及諸  
訓長坐東壁諸生坐西壁西壁人多坐不東壁諸人  
以次詣書案前講誦仍及諸生訓長年老者否諸生  
則一以抽柱為先後

一每講就所當講之篇以人抽柱相繼講誦以一章  
為率而人多章少則篇盡後又抽柱未講之人復自  
第一章循環講誦而止人少章多則畢讀後又抽柱  
已講之人繼誦其下盡編而止

一講時官長出柱而務以文義為主勿徒取誦讀之

熟

一講訖掌議以下諸生詣官長再拜官長立而答揖  
又就庭下東西相向揖而退如上儀

一初講會時必分排一歲內逐朔所當講之書如某  
月講要訣幾篇某月講小學立教某月講明倫之類  
使諸生預先肄習以為臨期應講之地而所定篇數  
必須不多不寡要以熟讀精究為主

一每講輒列書會中人姓名名下錄其所講起止一  
件置于校中一件上于官長各得以考其勤慢

一講案成冊時當參而不參者多則主張抄報人論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五  
責講會日無故不至者就本案一一考點再犯則其人停舉訓長亦論責  
一四時每季朔取講案通計畫數多少論其賞罰賞則豐薄隨官力爲之罰則少者夏楚稍長者滿座面責

諭道峰院任

夫書院者本爲士子羣居講習而設而羣居講習之所不可不立之師則又必擇鄉先生之可爲師表者俎豆之以爲瞻依師法之地及夫末世士習日壞未見有羣居講習之美則書院不過爲先賢享祀之宇

是則名爲書院而無書院之實者也至於本院則奉安二先生而爲洛中儒士藏修之地其事體之尊重亞於國學而近年以來不徒羣居講習之未有聞并與享祀之節而不能如其儀春秋舍菜時一二齋任塞責將事久爲士林之所羞寧不慨然哉噫有書院而不讀書則不如無書院爲士者苟讀書於斯也則又必尊賢而致恪於享事而旣不能讀書則其於享事自不免爲慢忽之歸此其勢然也鄙人之意自來如此故每以斯義誦於朋友之間自頃年忝爲山長於本院業欲以此奉勗於諸君子而未信而言難見



其效故不敢遽然發說前冬始引栗谷先生所著書院重修記略有所規勉先生之言曰居是院者一意以居敬窮理力行爲溪造之功程日趨乎居安資淡之域則可謂能報先生之恩者瞻拜廟庭可無愧矣如使立志不篤舊習作祟飢食飽嬉寸陰不惜則其有負於先生大矣何面目能入廟門乎其爲言懇至痛切有足以感動人者鄙人之所以此舉似於諸君子者實出至誠蓋所以發講學之端而諸君子不惟不能體念服行今幾匝年而終無一言相復鄙人之見輕固不須言而尊敬先賢之道果如是乎鄙人於是

宜不當復以山長自居而區區爲士林蘄望之意尙不能自己又此覩縷母謂我言耄而明聽之也即今本院之事若不大振作大更張一變前轍則不足以爲書院就中最急切不容已不容緩者惟講學一事而此非可以猝然行之者且有士然後可以語講學而院在楊州主張之者則洛中也主客之勢旣異而洛中儒士則參享一二齋任外鮮有及院門者本州則自待以局外夫尊慕先賢豈間於京鄉而不速之賓勢難自來講學固無論而享事之不成樣職此之由也本院青衿錄之規久廢不行只有院任六人雖



使六院任終年守齋亦不成講學之規况春秋享事之外未嘗有到院者乎今宜重修青衿錄不拘其數之多少惟取士人之有志於學問者而錄之且本院異於國學故入仕者嘗有仍帶院任之例苟有意讀書則雖在仕路者亦無不可錄之義本州儒生之聰敏可望成就者亦不可不選取發通本校使其齋任一從公誦且聽自願務爲十分精當錄送於本院而後合京外諸生編爲一冊名之曰講案使錄中人隨便來留朝夕肄業至於朔望焚香院任必輪回舉行而仍於其日開講以講錄報于山長其間條目之詳

則惟在臨時講定講事既始則享儀之苟簡自不足爲慮矣此事不可草草了當僉尊齊會而同確後一二齋任來見面議可以成立約束若僉尊終以鄙言爲迂闊而不可行則鄙人不敢苟然於山長之任亦當有以自處者矣惟諸君子諒之院儒既相聚而講學則宜思贍財之道而近聞本院財力蕩然非舊日之比此蓋由於一委之京庫直鄉有司而不甚照管以致花消乾沒而然也是亦不可不釐正者而亦在面確而處之也此文覽訖令院人轉送于揚州鄉校仍使徧示於其一鄉也



諭道峰講儒

有書院則自應讀書此非愚之言乃栗谷先生之意觀於院記可知愚自忝叨山長以來勸諭講事已三載于茲始也人謂京洛士子決無樂赴之理而區區不敢預必以暴棄誠亦自笑其迂矣初頭十數人之來會固非始料所及意謂連次設行施之以不息之功則庶幾慣習成風以臻丕變之實效矣數月以來員數漸減至於獨講之域噫或者之說果驗矣京洛雖是聲利場中好德之天自是均賦是豈盡爲榮利之心所奪而然哉愚嘗妄謂流俗之害甚於異端此

無他流俗有以害之也間或有往赴者而前嘲後笑多方沮撓故雖有善端之發見者而不能卓然自立如是而何事可做伏聞 聖上特頒四書三經朱子大全綱目等書此誠曠世之盛典夫賜書者謂書院必有好學之儒而使之讀是書也名爲儒士而不肯讀書以負我 聖上右文崇道之美意此豈理也哉繼自今革心改圖無或爲譏笑之言所沮撓勿憚莽蒼往來之勞非有疾病事故大段難強者則齊心勇赴探討經旨於泓渟森秀之間豈非世間好事勸諭之後又復惰廢如前無所奮發則愚誠無顏可據此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五  
任茲用敷告諸生盍亦念之哉

諭道峰院儒

嗚呼國朝儒賢輩出浸淫乎洛閩之盛然而光明正大心事如青天白日則未有盛於靜菴尤菴二先生者也其出處事業曠世同揆非如袞貞鐫穆之徒而均有好德之良心者則疇敢不痛念二已之禍奔走一體之享哉不幸士風委靡崇奉儒先之節亦不如前春秋二祀全不成樣往往至有借過去儒生行祀之時寧不寒心近日講學蓋欲培養其善心以責夫儒行而行之數年樂赴者少享祀之日何望其濟濟

之美乎以此推之假令二先生生今之世居在東門之外其能聞風覲德如渴赴泉不至於李文公所歎好賢不如好色者乎語曰祭神如神在言聖人於事無所不用其敬而祭外神之時益致其誠也詩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今諸生讀先生之書行先生之道進而與籩豆之列不愧乎古所稱秉文之德者則先生之靈豈不悅豫而益垂嘉惠也哉苟其反是雖幸而備執事之數不亦類有泚而顏忸怩乎此余所以願諸君齊會而亦望其自勉厥修無愧乎裸將之際也秋享迫近第用通諭



諭興賢院儒

夫書院者本爲士子羣居講習而設而羣居講習之地不可不立之師則又必擇鄉先生之可以爲師表者而俎豆之以爲瞻仰師法之所末世士習漸壞旣無羣居講習之事則書院不過爲先師享祀之宇是則名爲書院而無書院之實者也我東崇尚儒學書院殆遍於八路然而究其實則徒有其名此則今世通患不敢知貴鄉不至如是之甚歟本院雖在荒僻之鄉旣奉安兩老先生矣先生之遺風餘澤雖百世而不泯意者必有豪傑之士聞風而興者一何寥寥

如此也北方風土甚厚習氣剛勇生於此地其資質之好有勝於他路苟能濟之以學力則夫子所謂君子之強不難致矣似聞講堂方重新大殺之餘能成此巨役豈非士林之幸但有是堂而無講學之儒則何用堂爲哉今宜就本院青衿錄中擇士子之聰敏可望成就者別爲講案雖見漏於本錄者自願則聽勿論年之老少及本府與他邑但以有志爲主務精而不務多必令叶於一鄉公議錄成後以一件送上山長仍令錄中人隨便來住於院齋朝夕肄業朔望則齋任焚香後仍設講會而以邑中長老士望所歸



陽春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者一人名曰講長使之出柱定諸生高下每月講錄  
修置以待膳僂送上山長但念院力凋殘似難供士  
來畱之儒使各齋糧其中或有志而無食者則自院  
饋之講會時禦飢之資則亦可隨力爲之所講之書  
則小學大學及或問論語孟子中庸詩傳書傳周易  
心經近思錄家禮諸件并依此次第一書訖繼以一  
書每講起止一齊同之無或過多其中起疑處各自  
劄錄院僂往來時一一奉質於山長則當卽答送所  
問答亦可并爲錄置院中使後來來讀者得以參據  
亦可以得力矣鄙人忝爲山長亦已多年意諸君子

或有以講學爲請者而迄未之聞每年坐辱致膳盛  
禮於千里之外詩人素餐之愧可勝言哉茲不得不  
爲之提警若以此言爲迂闊而不可行則願勿見待  
以山長也

忠烈溪谷兩院講儒勸諭文

愚竊謂士之遊於庠序者不可不學猶人之飢必食  
寒必衣不可一日闕焉者也况鄉先生表章而俎豆  
焉者有若我圃隱先生實東方理學之祖而靜菴文  
正先生又繼起而闡明之得以依仰於斯藏修於斯  
茲豈非吾輩一鄉之幸也歟如余無似自忝山長以



來仰體先生之遺志下憫鄉俗之質質勸以講學今已十年有餘似聞威儀動作之節講論問答之說略有勝於未講之前而區區以德之愛豈但欲其如此而已哉惟其行之久也故人情易以怠惰不克有終每月講員有減無加勢必撤罷而後已豈不大可惜哉夫學所以爲己非爲人內而愛親敬兄之道外而處鄉黨接朋友之則靡不在學雖月一赴講果能誠心誦讀其於己分上進益如何藉曰科累所蔽不能專意程子已有一月內十日爲科業餘日可學之訓矣不必爲推託自畫之地况講讀經傳者義理明白

文辭條暢大非外家雜書之比利害之易見如此猶昧然而莫之顧其亦惑之甚矣僕若是不病之時則有時往觀而賞罰之或有興起作成之望而今則已矣故山首邱之思老而采切一朝去此之後則雖欲聞勸講之言恐亦不可得同鄉二十年有講學之名而無講學之實僕亦自愧人謂斯何不惟僕無顏以見僉賢僉賢亦將何以見僕耶淡念淡念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六目錄

教書

教江華留守閔鎮遠書

上樑文

明川尙烈祠上樑文

箴銘

凝箴

忍箴

座右銘

又





伏觀春翁手書退溪先生屏銘敬次其韻  
更次退溪先生屏銘

告祝文

明川尙烈祠奉安海城君

吳伯文

長鬢竹林祠宇奉安尤菴先生文

春秋享祝文

扶餘縣慎齋白江并享書院奉安文

重峰先生表忠祠告由文

贈持平趙公配享表忠祠奉安文

春秋享祝文

莘巷書院位次重正時移安文

延豐丈巖影堂奉安文

興賢書院春秋享祝文

仁山書院奉安尤菴真像文

麟峽歸時告家廟文

始行禰祭告文

仲父遷窆告文

先妣大祥前一日告文

先妣大祥退行前一日告文

男濟遠登第告先塋文



先考 贈秩告文

先考 贈秩改題告文

豎阡表告文

從弟汝剛墓豎碣告文

告李季通 奠文

祭文

判書金鎮圭致祭文

祭姑夫洪尙書 受憑文

祭洪大諫 禹瑞文

祭季父監司府君文

祭權監司 愷文

祭伯舅趾齋閔公文

祭仲父歸樂堂府君文

祭季母尹夫人文

祭從弟汝剛文

祭季父遷窆文

祭韓旌善 配厚文

哭庶再從姪濟義文

哭趙伯勝 弘重文

祭閔向叔 正洙文



祭從弟大心文

祭俞婿伯翼文

祭趙仲輔翊臣文

祭亡女俞氏婦文

祭閔士會文

哀辭

申元固學哀辭

成童子瑞朝哀辭

金君相德哀辭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六

教書

教江華畱守閔鎮遠書

王若曰人臣事君竭力固無憚乎獨賢國家為官擇才宜莫先乎已試纔卿納藩維之節旋予授保障之權載申絲綸式賁旌鉞睠彼沁府實我晉陽城堞雲齊因海淖而成塹鎮堡碁置控畿輔而為藩桑土綢繆甲兵糧餉之所積峙舟檣絡續灌輸漕挽之所由通語道里則去王都董數息之間論形便則以孤島扼八方之勢累朝盡經理之略為慮也漢一日





有倉猝之憂捨此焉適尚念丁年之失守不堪丙夜  
之興嘆表裏金湯豈曰地勢之不利生靈塗炭寔坐  
守臣之匪材予固知前事足懲若何以後日得力備  
禦欲其鞏固而易致疎虞規畫非不周咨而未得便  
要苟欲託重惟在得人用賢可比於長城孰膺是選  
置帥常重於他鎮惟簡在心惟卿喬木遺風珪璋令  
譽忠孝廉白乃其家傳敏達精明得之天賦擢高第  
於英妙之歲雅望夙彰秉直筆於更張之初進塗漸  
闢當權要則常若怯夫之避處戚畹而不負士類之  
名惟通才無適不宜而重寄亦嘗屢試湖西發倉困

之積仁浹飢氓畿左誦絃歌之治惠被鄰境逮夫方  
岳之移授益見聲績之采隆黜陟一切無私慨然攬  
轡之志聰明尤長剗劇恢乎游刃之才區畫百爲皆  
從血誠中流出蠲除積弊幾煩章奏間條陳予嘉卿  
體國之忠不墜庭訓予知卿應務之具足爲時需姑  
許內移滋欲柄用教胄子於泮水責任雖專別利器  
於盤根緩急可仗蓋內外互相輕重故甄擢不計班  
資茲授卿云云卿其往殫乃心祇若予命布仁化以  
鼓親上死長之心詰武備以盡臨機應變之圖安集  
撫摩俾知九重之德惠繕修儲峙克壯一面之關防



陶菴先生集 卷二十六  
惟患人謀之不臧母曰天塹之足恃子城之增築有  
議必加審量海舶之出沒無常尤謹瞭望參籌司之  
密勿訐謨可陳於登筵扼海防之要衝意氣如在於  
對壘顧茲職責之既重儘乎稱塞之尤難以慈詳見  
稱而或失於威斷以勤辦爲務而易流於煩苛利害  
優宜務存商度弛張緩急要在的當於戲溫中書之  
敷奏詳明宜置左右陶長沙之綜理微密且試屏藩  
弟兄迭掌居畱豈獨私門之榮耀家國與同休戚實  
藉世臣之忠勤須體委畀之恩克盡保釐之責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 上樑文

#### 明川尚烈祠上樑文

國有鼎彝紀績之典式瞻光榮鄉設俎豆揭虔之祠  
益樹風烈寔遺惠之攸在雖沒世而可諉睠茲荒塞  
遯矣之鄉間有才俊蔚然之美蓋山河數千里扶輿  
磅礴之所鍾而祖宗三百年培養成就之有素論才  
勇則詩興兔置之咏語意氣則人懷馬革之忠有若  
海城吳公展也北邊良將以食牛之氣而有抵掌鳴  
劍之心以穿蝨之工而有敦詩說禮之業跡未拔於  
行伍望已屬於干城元帥開防秋之屯初負羽而遠



陸希生集卷二十六  
赴逆臣稔射天之惡乃執爰而從征沫血援桴士氣  
爲之百倍摧鋒獻馘妖祲廓然四收智著湍津渡兵  
之時義形鞍嶺罵賊之際身屏大樹尚與黃河之盟  
才屈一麾旋乘紫塞之障刁斗絕警虎豹仗在山之  
威日月如流騏驎摧伏禊之志失猛將兮河魁晦別  
舊主兮龍泉號淮泗之草木知名百年如昨汾晉之  
雲水畱蹟一路同嗟顧我明川曾沐膏澤積弊咸祛  
凋瘵賴以獲蘇善政猶存耆舊傳之不忘丹青形像  
望麟閣而莫攀江漢恩威撫龜碑而曷逮肆營妥靈  
之所庸慰永世之思鳩工圖事之與同自嶺以北考

卜胥原之其吉維邑之傍山川環圍於後前宛是臨  
莅之地館廡鱗錯於咫尺想像經理之初宜靈馭之  
睠懷已廟貌之載煥吳戈兮犀甲况聆楚楚些之招魂  
荔丹兮蕉黃豈待羅池之託夢役不煩諸衆可謂不  
日成之事若待於今率多聞風起者不獨關顯忠報  
直之舉抑亦勵親上死長之心且輟斤斧之音聊陳  
輪奐之頌兒郎偉拋梁東蒼茫海色接遙空丈夫壯  
志知何似萬里吹來破浪風兒郎偉拋梁西日邊歸  
路望中迷恍惚英靈來去地麟臺高處五雲低兒郎  
偉拋梁南七寶巖巖上蔚藍時遣雲嵐作甘雨千秋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六  
惠澤好相參兒郎偉拋梁北長白連天走不息橫戈  
躍馬想依稀忠義凜然爭雪色兒郎偉拋梁上炯炯  
精光動星象彎弧夜夜向天狼下土腥羶幾時盪兒  
郎偉拋梁下靈牖陰森俯平野青衿濟濟間胡纓奔  
走四方慕義者伏願上梁之後芬苾惟恪棟宇長新  
榆塞之鄣戩晏如永固鎖鑰桐鄉之雨暘時若有實  
倉箱炳精靈而育英才勗忠節而臻美俗期有賴於  
百世庶增光於一邦

箴銘

凝箴 為大心作

道雖大非德曷凝志不分厥神乃凝勗爾敬敬則日  
凝

忍箴

為趙靖世作

勿役智於無益往聖示人以大道毋負能而自喜皇  
天賦汝以全德夙夜念爾生曷敢弛其含冤忍痛之  
心氣質有不性必期臻乎清明粹正之域

座右銘

欲知始終條理小學近思之編緯以四書六經貫之  
朱子大全蓋將以是終身而不厭敢曰贅力之既愆  
又



錦以綱立心始默而成終條理是天則嗟小子

伏觀春翁手書退溪先生屏銘敬次其韻

猗嗟湯文翼翼慄慄上溯虞唐會極歸極大抵賢聖  
同此憂惕人心不死實維主一於斯從事自然剛復  
義以來持誠則天道私吝一萌此氣失浩所貴曾襟  
灑落風月天地腥羶我將安適庶幾保守斯文一脉

更次退溪先生屏銘

春翁手書與先生文集  
所載各是一本故復次

禹傳精一湯懷危慄發揮道妙中庸太極孔顏已遠  
可尋其樂我欲求仁於易得復維昔文王如未見道  
下手惟誠無曰浩浩默察此心其至日月年踰六十

學慚而立義未與比非莫則適尚賴小學不迷路脉

告祝文

明川尚烈祠奉安海城君

吳伯文

屹彼長白雄蟠北鎮炳靈毓精乃生豪俊猗歟吳公  
百夫之防拔自行伍爰擢虎榜衽革之強風氣則然  
矧伊忠孝秉彝自天脫父虎口孰如其智匹馬赴虜  
還我俘士不有板蕩曷著威聲時維玉城西垂開營  
公來負羽勇冠韜弁逆豎射天蹂我都甸公乃灑泣  
戈殺從征臨湍利涉計敵木鬯鞍嶺之戰公實先登  
引義聲罪賊勢大崩裹瘡飲血一發三殪曾不崇朝



廓清氛翳元帥曰吁臣力何有摧鋒盡敵功莫汝偶  
漢代策勳有煥麒麟疏封錫爵豈無他人維北有公  
蔚爲光榮若牧居代邊塵不驚雖未大究隱若一敵  
胡不百年以固疆場惟我明州公昔莅之煦濡撫摩  
一蘇癯疲百弊如洗解宇聿新沒世之恩凜若隔晨  
崇功報惠曷不廟饗亦粵三士吾鄉之望與公偕作  
一心成功於焉齎食翼然新宮穀朝于妥牲酒肥馨  
盼饗悽愴如見英靈有儼彰烈漁郎之原惟茲偉績  
誰輕誰軒勿云吾土迹陋無聞永樹風聲明禮惟謹  
長鬢竹林祠宇奉安尤菴先生文

紫陽之統迺傳東方天挺豪傑氣大而剛泰山喬岳  
巖巖其相蚤師文元沉潛禮場遂闡吾道履若康莊  
際遇 聖祖若伊暨湯峻偉光明始終行藏惟春秋  
筆義嚴尊攘斯爲己任以樹倫常民免左袵奚讓一  
匡凡厥詖淫麾之門墻力鉅障瀾功著闢楊有或侮  
毀拒轍怒螳譬彼日月其明何傷運值陽九身與道  
喪邦其殄瘁痛均摧樑哀榮屈伸世事滄桑而其德  
業窮宙焯煌杖屨所及流澤弘長高山仰止廟貌相  
望矧茲炎陬曾辱佩纓覲德聞風一變偏荒昔觀之  
子衮衣繡裳沒世之思江漢秋陽何以祀之遺像在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六  
堂髭髮如昔神魄洋洋建祠治主縟儀斯張幾歲經  
營其究允臧爰揭爰妥日吉辰良衿佩咸造蘭菊芬  
芳昔祠韓子于潮之鄉茲邦雖陋尙襲休光或不遐  
棄降假皇皇丕振儒化牖我昏俚維祠之南有海茫  
茫報祀不怠其永無疆

春秋享祝文

麟經大義考亭正脉維南有斗並耀千億

扶餘縣慎齋白江并享書院奉安文

猗歟文敬天與美質温雅和粹純慤精密誰其父師  
文元道學有卓其緒蓋自粟谷致禮治躬繩度靡忒

天德之要曰惟慎獨而學之博所操者約內直外方  
夾持上達既磋既磨其光咍赫霽行潦止惟義是適  
恭安莊強迄于大耋亦粵文貞如金如玉姿稟既異  
濟以經術夜朝之氣犁然心得發諸事業人期夔高  
正笏巖廊百僚矜式清議斯張大人能格譬彼喬岳  
功利及物蠻貊炎徼終始一節維忠維信是惟學力  
嘻茲二老同時有作山林鍾鼎出處殊迹磁鐵芝蘭  
氣味則一 寧陵初服勵志復雪或起邱園或從徒  
謫同寅共貞經緯密勿其在元祐伯淳君實道之將  
廢禍有難測皎皎白駒几几赤烏跋躑懷藏志業未



卒日暮途遠 聖教諄惻百代之下孰不涕藪矧我  
下邑曾沐休澤絃歌之聲如聞庠塾故宅江山杖履  
猶昨德音在人誰敢墜失汔闕俎豆吾黨之責齊聲  
叫閭廟貌斯屹相彼陽巖有煥 宸筆眷言同德爰  
錫 恩額以揭以妥辰良日吉衿佩咸造陳此芬苾  
滔滔江水爲紀于國一體享祀永流千億

重峯先生表忠祠告由文

猗歟先生天稟其純剛健篤實絕類離倫孔顏詒原  
志學之正先憂竭忠若躬在病成就從容竟與節殉  
春秋命脉仁義甲楯平原于忽虺豺如林天下至難

父子一心惟忠烈烈日星于天邦人哀慕於千百年  
爰初墳塋安邑有廟表忠之額 聖祖攸報孝子筮  
宅改于斯阡惟故之祠亦隨以遷密邇衣冠俎豆惟  
虔歲月滋久尚有闕儀惟 聖御世有感曠時因事  
上聞載煥其 命重扁故額祀事克正斯文之慶於  
斯爲盛惟賢嗣子克篤彝訓一家忠孝同時立懂沔  
漢之祠諸葛二世事徵于前禮則當祭天倫之配於  
古有光吉蠲爲饌蕭茅維香江山悠長精氣流行盼  
嚮千秋義理彌貞齊休并采同堂異置無我數遺保  
佑享止



贈持平趙公配享表忠祠奉安文

春秋之成其指數千牘而不亂大義炳然其義維何  
曰義與仁仁義之實莫先君親聖人之法本乎性命  
民之所秉有昏不省烈烈惟公帝衷不虧一統居正  
家庭有師惟老先生懷仁輔義厄于忠貞屢顛而躓  
君親之恩南北千里龍蛇之變事有罔極豺豕發覺  
天鼓晝哭奮身誓眾七百飲血仁義為兵不缺以折  
額額湖城強寇十萬不我者天既戡乃頓公於此時  
義不獨完父子同歸一死其安從容感慨理有易難  
惟見之明何艱其成既忠且孝仁義惟并閔有寵錫

侍御之榮卓兮所立斯文有光惟茲有廟寔邇先崗  
一理無間魂魄流通九泉奚戚談笑雍容推原本始  
斯蓋取斯隱崇之報於禮其宜從食于下 聖有恩  
言爰卜吉辰載陳牢尊肩膊肱膊有益其齊于秋于  
春式禮其至即事之始敬以文侑啓祐無極庶幾歆  
右

春秋享祝文

學周天人忠畢死生立我民極萬世是程 重奉位  
為子克孝殉國以忠仁義之報百世其隆 持平位  
莘巷書院位次重正時移安文



伏以斯院之設蓋百有餘歲而惟我九先生後先躋  
享其道學淵源之有自節行風烈之所被可謂盛矣  
顧其班次則實遵退溪李文純公所定迎鳳之制奉  
栗谷李先生於近北之東而隔板於其間七先生則  
以次而並列焉雖世代有高下而不相降壓其座西  
而面東者又一位是皆當時士林稟成於同春宋文  
正公者而尤菴宋文正公亦與是議其後又爲碑文  
備述事實斯可爲百世不易之典矣乃於往年遽變  
爲東西分首之儀使二先正酌實之淡意黝味而不  
可見中庭牲繫之刻又無以徵信於來今此後學之

所大懼者旁考諸賢遺集而可據博采一鄉公誦而  
無疑方將重正位次一如碑文所載敢請權安於講  
堂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延豐丈巖影堂奉安文

恭惟先生祖于文清師則尤老動循遺矩篤尚斯道  
剛毅直方峻潔清明我學旣優時止時行正色立朝  
斥邪衛賢有背門墻麾之獨先小愠蝟集士望雲附  
觀我進退卜世隆汗南荒北陬九死自信鐵壁銀山  
一老天慙休運乍復赤舄自東有如司馬在元祐中  
事或難平道有不可一壑勇歸春水輕舸間從章劄



老逾見忠卓然大節出處始終孰是好德而不宗仰  
曰宜祭社同我州黨睠茲延峽神關勝邱鄉園密邇  
杖履淹留溪流清瀉缺望之巖岬儼若氣象曷不于  
斯用寓永思昔也絃誦攀桂之地今焉俎豆肅清在  
堂骨鯁之姿山澤之精愀然如在有來濟濟庶歆精  
禮保佑百世

興賢書院春秋享祝文

節並文山學接武夷蹟留過化誠溪尊師圃隱位  
規趨矩步陶世範俗躒域道明楸鄉慕篤靜菴位  
武絃闡教召棠遺愛恩霑一變虔奉百代李敬憲位

仁山書院奉安尤菴真像文

嗚呼先生稟氣剛大際遇 寧陵千一之會天理人  
心日以晦昧明之正之其責誰在先生曰都臣敢不  
拜關廓之辭尊攘之計任以一身孟朱是繼終是惟  
一死生顛沛成敗奚說大義昭揭罔極之恩均被吾  
輩矧惟雞林杖屨所逮爰奉遺像冀卒嘉惠一畝儒  
宮玉山與對屠維餘禍訖于壬歲鷓鴣毀室詩人攸  
慨七分之真亦遭傷敗斯文一厄多士隕涕平陂往  
復世運回泰追謫其人廟貌煥改有肖一本寒水之  
泮於焉奉來吉日斯妥東山袞衣喜覲若再肅然清



臨菴先生集卷二十六  
高瞻敬靡懈樞趨之際如奉盛誨齊誠致潔薦此荔  
桂闡我儒化萬世永賴

麟峽歸時告家廟文

維歲次云云伏以辛壬士禍往牒無有竄伏窮峽苟  
全性命主上卽位之元年正月天心渙回朝著  
清明綽首除弘文館副提學旋移亞銓旣遞復授三  
月初二日特伸仲父故吏曹判書晚成之寃復其  
官爵將搬還花田故廬流離顛沛之餘悲喜交極四  
載溪山奉母粗安遭逢聖代榮歸桑梓實賴祖先  
陰隲今方奉就神輦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始行禰祭告文

孝子緯今以季秋成物之始有事于顯考謹遵朱夫  
子生日祭禰之儀自今爲始每年九月二十八日行  
祭敢告

仲父遷窆告文

惟茲幽宅日月滋久厥初營建卜皆云吉不幸近歲  
荐禍斯酷仁而無嗣豈曰有天誠恐體魄託非其地  
或者災害驚動泉扃况且海堧荒僻邱壠孤絕芻牧  
不禁香火易缺念及於此心肝若摧今計惟有移奉  
先塋以爲千億年安固之基練也臨死血筆實拳拳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六  
於斯矣顧念府君嘗論人家遷葬之失曰神道尚靜  
不宜輕動小子固銘諸心矣然凡事窮則變變則通  
有不可執一論者非敢違平昔之訓亦恐傷孝子之  
心積年憂疑髮白心爛中夜拊枕誰質誰叩又念府  
君嘗以茲地爲必歸經紀幾五十載松檟亦可材矣  
一朝豈忍舍去惟彼寒泉之洞相望非遙父兄妣祖  
左右崗陵要之神理不外人情以今之勢庶幾知所  
擇也耶幸而茲地有吉無災亦惟遺意是體茲敢涓  
吉啓封以決猶豫伏惟尊靈俯垂鑑燭不震不驚  
先妣大祥前一日告文

明日當行大祥而王大妃梓宮在殯不敢備儀將  
退行於卒哭後矣只用一獻之禮恭伸哀慕謹告

先妣大祥退行前一日告文

王大妃因山已訖卒哭甫過明日將行大祥禮當祔  
於顯曾祖妣 贈貞敬夫人坡平尹氏以埃禘時而  
既非同宮地且隔遠謹依祔于考龕之文祭畢入廟  
謹告

男濟遠登第告先塋文

維歲次丙辰十月辛酉朔十一日辛未曾孫嘉義大  
夫司憲府大司憲緯敢昭告于顯曾祖考顯曾祖妣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六

官印封贈并書之墓粹之子濟遠以十月二日蒙 恩授

謁聖文科丙科第二人及第奉承先訓獲參出身連世科名克闡家聲茲實積德攸基餘慶不窮榮埽封塋不勝感慕謹以酒饌用伸虔告謹告

告祖考妣墓同

維歲次云云連世科名克闡家聲茲實不食之報積德之餘榮埽封塋感慕靡極謹以云云

右告考妣墓

維歲次云云茲固祖先積德之餘慶而亦惟夫人陰陽有以致此戴 恩歸省因榮墓所嘉悅之懷存沒何間追念疇昔愴感彌切略具酒饌以告斯慶謹告

右告亡室墓

維歲次云云粹五歲失怙辛勤成立實惟府君教育之德欲報罔極今粹之子濟遠以某月某日蒙 恩授某科某甲第幾人連世科名克闡家聲茲固祖先積德之餘慶而亦惟恩靈垂佑有以致此禍故餘生獨見此事冥冥之中寧不嘉悅略具酒饌敢用告慶謹告

右告仲父歸樂公墓

維歲次云云府君立朝粵在三百載前流風綿邈宦跡微茫其見於史牒者惟南州儒化一事而已然而子孫至于今不絕孝友忠厚以業其家赫世圭組以寒門而為名族者蓋莫非遺教之攸自而至於兆域

陶庵先生集

卷二十六 告祝文

十五



之久晦而復見實是曠世之奇事苟非府君累仁毓德垂裕無窮亦何以致此當乙未重尋而改封也絳及絳之仲季父判書觀察同來祇事未幾二父下世于今二十餘年之間世故莽蕩有不可勝言者矣禍釁餘喘流落窮山有時來省芻牧不禁每恐門戶索莫家聲莫紹以益忝先之罪矣乃者絳之子濟遠蒙恩授某科某甲第幾人及第茲實府君積善餘慶之攸發而亦可驗碩果生生之不息如蒙恩靈垂佑俾勿荒墜則豈獨不肖輩之大幸也戴榮展拜泉塗改色敢用官奠祇告厥由謹告

右告九代祖觀察公墓

維歲次云云先生之屈伸榮辱動與時運相關變故莽蕩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小子於世支離閱歷滄桑慨世道之晦塞念門戶之陵替只欲於未死之前敕身砥行以無辱先生德義之訓而已乃者絳之子濟遠蒙恩擢謁聖文科斯固祖先積德餘慶之攸發而亦惟恩靈眷佑有以致之來埽先壙用薦厥慶瞻望封塋不遠伊邇俯仰今昔愴懷曷勝仍將酒饌敢伸虔告謹告

右告叔祖打愚先生墓

先考 贈秩告文

絳於己未春蒙 恩陞秩法當加 贈顯考正二品



職而顧念小子逋命在野積罪蔑勞誠不敢上請  
恩典以自益其惶慙矣乃者吏曹引例入啓以庚申  
三月十五日 贈某職成出教旨怵畏分義不敢不  
承受餘慶所及益增摧咽改題之儀至今因循未行  
揆以情禮實甚未安茲因朔茶先此虔告

先考 贈秩改題告文

緯奉承先訓猥登于朝才疎迹畸自甘屏廢飽歷百  
變支離不死節次推排坐竊卿月仰戴 恩私且惶  
且慚國用常典有此 馳贈追慕莫及摧咽難勝謹  
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豎阡表告文

維歲次云云墓宜有表而至今闕然非敢緩也蓋有  
待也不肖妄欲效瀧崗表自爲文而淡懼才識之不  
逮尚覲其少進而今則老病且死矣不可以有待昨  
年草成文字筆則使夫人姪子閱遇洙書之刻役始  
訖方以今月十三日樹于墓左追慕莫及昊天罔極  
謹用酒羞敢告厥由謹告

從弟汝剛墓豎碣告文

維歲次云云仲父豐碑纔揭泉隧君若在世豈稽至  
此次及君行叙其大致倩筆士元亦用遺意今樹墓



前以飭味稚使君復起庶幾不愧迨吾在寓粗了兩  
事立後之責亦惟吾耳既乏強近又鮮族類雖欲繼  
絕着手何地冀君陰相或發夢寐茲將酒果用伸虔  
告

告李季通

漢文

歲丁未六月己亥三州李緯使子濟遠告于故觀察  
使李公之靈往在春閏公以書來屬余以先墓文字  
惟陋劣是懼而夙慕忠烈以載名爲喜幣腆而未敢  
辭者亦嘗聞車馬不拜之義矣未一月而公疾不起  
臨死叮嚀又於是我聞此言涕淚橫墜及柩在堂力

疾成文謹置之筵几庶幾少酬泉下之志嗚呼少日  
遊從之樂白首殄瘁之悲言不可既幽明之間惟一  
心炯炯而已卽遠有期因此告訣神之聽之歆我綿  
漬

祭文

判書金鎮圭致祭文

嘻予有臣卿實骨鯁精淡其識脩潔其性譬彼良金  
百鍊彌勁卿有世美道德節行襲訓詩禮飭躬嚴整  
餘事文藝蚤臻奧境遂捷魁科望傾朝廷屠維之禍  
闔門竄迸蓋昔先卿勲業最盛殫誠衛社悉芟亂領



餘黨旋熾私忿乃逞屬予更化首還臺省論思啓沃  
直道常秉避權若懦當事奮猛力扶名義不容何病  
暫煩臥治民頌清靜其在喉司屢繳命令繼長胄監  
克舉庠政毀經侮賢邪說馳騁一言痛關斯道增炳  
尊周太義嘗啓予聽及祀 皇壇赤管應命江漢淡  
思風泉遺詠儀文制度亦多攷訂往者朝端始議稱  
慶予慚建武禁人言聖卿謂時人莫如我敬謙挹宜  
勉豫大是徹逮予將禫腔血畢罄斷斷危忠指天爲  
證微子昭燭幾墮禍穽三至之言慈母亦熒俄起謫  
籍卽授文柄公心執秤藻鑑懸鏡適值試獄爰擢廷

平援法鈎情卒得肯綮出莅保障區畫井井引疾解  
符時奉朝請憂時慨世死目難瞑予讀半藁其心炯  
炯天奪我良胡年不永維昔戚畹鮮不寵幸地親跡  
畸由卿介耿噫人太甚輒目驕橫意欲全安予或示  
警風霜震薄操守愈硬伏節死義當求諫諍間有不  
合卿豈悻悻清苦簡約仇者所評鞠躬盡職孰與之  
競予則知卿嗟用未竟况卿曩歲抗章扶正君臣師  
生其義則佞言實據經悔予未省尸諫之忠壬人思  
屏今予大覺是非決定惜不令卿毋死少頃舉朝媿  
嬰予側誰警念卿有母增予悲噉奠儀有常未及引



堉靈其不昧尚歆酌洞

祭姑夫洪尚書受憲文

維歲次辛卯八月戊午朔二十七日甲申岑城李緯  
伏聞姑夫近故尚書淡圃洪公之靈柩自漢師鞠向  
積城之原將以翼日乙酉葬遂敢炙雞瀆綿奔詣于  
新兆哭奠于庭前而侑之以辭曰嗚呼哀哉哲人之  
萎矣邦國瘁矣老成之淪矣世道壞矣公之進而在  
朝也朝野望之如景星之麗天退而就閒也士類倚  
之如虎豹之在山使其垂紳正笏於百僚之上庶幾  
不動聲色而有鎮物濟世之功今皆已矣年望八耄

而人不以為壽官崇九棘而人不以為高於此可見  
公名德之盛而天不遺我一老豈邦運方瘁而不可  
復回耶世道已壞而不可復振耶慟矣慟矣公之歿  
也輿人懷其德良史書其行賢士大夫則又各為挽  
誄以稱道其美公之德業言行固已耀當世而垂來  
後矣若小子頡蒙無識雖欲自效其發潛闡幽之誠  
顧又何贅焉然而小子嘗蒙幸於左右竊觀公冲簡  
恬靜氣度凝遠終日清坐人莫窺其涯涘雖不拘拘  
矜持而內和外嚴儼然有可畏不可狎之儀驕傲之  
氣忿懣之言不一形於辭色與人交際淡若無心而



絕無終始甘壞之別治職莅事默若無能而淡得以  
簡制煩之要至其清儉一節終始不渝灑然有冰蘖  
之風此皆見於日用行事之間雖以公之謙德而亦  
不能掩其光輝矣若其立朝事業具有本末而晚節  
樹立尤爲卓然公秉心寬平不爲危言核論而至於  
是非邪正之別確有執守毅然以一身爲善類之宗  
雖其羣愠蝟集衆口噂嗜而無異乎狂瀾之觸砥柱  
固不足以動吾一髮及其賊機猝發夷然卷懷其視  
榮辱得失不翅浮雲之過太空杜門謝病絕迹朝班  
左琴右書凝塵滿席雖處城市喧囂之中而儵然有

出塵之想間或命駕獨往相羊泉石人或遇之不辨  
其爲宰相蓋公挹遜自持不欲爲近名之事雖不煩  
懸車之請而介石之志已決於年至之前矣苟非所  
養之淡所操之牢其何能若是耶公雖位不滿德未  
得展布抱負之萬一而清名令德已能矜式乎一世  
恬簡之操足令貪躁者易慮敦確之節足令脂韋者  
覲面謙挹謹厚之行尤可使浮薄矜衒者知所警焉  
維持頽俗之責獨不在於公身而公乃厭世溷濁長  
逝而莫之顧者抑又何哉此搢紳韋布之所以涕洟  
齋咨不能自己者也若小子則尤有私慟之無窮者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六  
昔公之委禽於吾門也吾先人方在弱齡及長而與  
公同筆研攻經史其麗澤講劘之樂實兼朋友弟兄  
之義小子賦命險釁五歲而先人見背公哀念撫恤  
無間子姓數十年如一日其間哀樂之嬗變蓋無所  
不有今公之歿而先人之墓木已拱矣嗚呼自古賢  
者未必得福仁者未必得壽如吾先人之年命天閔  
志業掩昧是千古之恨公嘗語及絜獻每有疑於天  
道之難詰今以公之德之厚福之豐而猶可以少徵  
福善之理孤露餘生庶幾依庇百年而天又不享公  
以期頤之齡奪之甚遽所謂天者終不可測耶慟矣

慟矣小子不肖誠無所比數而公不惟不鄙而若有  
取焉其所以獎誦鐫教實有知遇之感門巷相接杖  
屨晨夕自齟齬至今日蓋無數月之違當其時不知  
其爲難得之至樂到今思之宛如隔晨雖欲復尋前  
日之樂其安可得耶慟矣慟矣小子向聞公病革自  
郊馳候疾已不可爲矣隱几怡然談笑如平日以至  
惓惓垂誨於出處之義益可見公達識明觀有非常  
人之所能及者及歸未忍告訣且告以復來公莞爾  
而笑曰子何日能來臨絕之言琅琅在耳小子適有  
疾寢門之哭後公易簣之八日叫嗶攀慟而公已無



聞矣今又匍匐來赴以相一日三板之役而玄宅將  
閉不復髣髴乎音容矣公其知也耶終天之訣其始  
於此矣文不盡意哭不盡聲庶幾尊靈俯格微誠

祭洪大諫禹瑞文

凡人論交各以輩行意氣之合則無少長嗟公長我  
垂二十稔呼以少友在余曷敢公曰忘年於古或有  
譬彼芝蘭所同者臭童歲游走公時撫頂同我擢第  
一何蹭蹬公如鳳翥展也國華得人之盛非我言夸  
彼蹲蹲者何惡吾曹勢若同舟出沒風濤岩壘丹禁  
簪筆齊趨大小三昧形影相須謔浪無禮余妄而癡

公則怡如曾不見微暇日嬉遊道峯峨峨鳥嚶花開  
其樂如何玉堂淡嚴復忝同登論思黼黻孰如公能  
瘴海遠逐宣室旋返耿耿緘髓愧我筮遯出處離合  
莽蒼之間豈余無朋相照心肝昨歲之冬余造大庭  
公時司舌一粲逢迎殿西松竹雪色皓然執牋哦詩  
宛十年前鬚髮相顧我蒼公白見輒輸寫歡然道昔  
温温色笑盈我心耳不見幾日遽以訃至朝嘻夕死  
忽若風燈親知疾赴有呼莫膺見猶含噉矧余未親  
走哭其床觸目悲辛士類嗟咨徧于僮隸何以得此  
公實愷悌孝爲行原恭乃德基素履堅貞不激不隨



有美君子如玉如金昔聞堯俞我見于今國其奈何  
善人云亡誰之不如而不廟廊仁而不壽莫測者天  
惟昔昌黎哭其同年存皆衰謝半亦辭世舊忽斯語  
今焉一涕往事浮雲榮辱何論有燦篇翰我思不諼  
天厄斯文涇渭奔析公嘗歎咤晤言如昨雖古有言  
尚寐無咍曷不久視以極平頗世道之憂獨此後死  
卽遠有期值我先忌葬不臨穴恨徹窮泉一卮告訣  
庶格誠虔

祭季父監司府君文

我季父監司府君以丁酉六月十四日見背從子緯

纔罹巨創哀苦不能爲文含痛茹哀數載于今筵几  
遽爾將撤矣遂於大祥前一日甲寅略設酒果文以  
告之曰嗚呼哀哉小子賦命險釁五歲而失怙零丁  
孤苦惟仲父季父是依撫我育我長我教我以至于  
成立往者童騃今則白紛如矣丙子以來吾門科甲  
蟬聯以小子之不肖亦得繩武而登于朝迭踐清華  
班序差池人以爲榮我獨爲懼人皆逐逐我獨遶遶  
官多而祿少進難而退易其卷舒出處之間蓋嘗相  
期以二疏也于洛于郊門巷偏側杖屨追陪未嘗一  
日離違其晨夕團圓之樂又髣髴于南北之兩阮也



庶幾終吾生而瞻依以慰孤露之慟而孰謂府君一朝捐背使小子俵俵然冤號痛絕而莫之顧也耶嗚呼數歲之間邦運殄瘁人之數賢大夫亡者輒先舉府君蓋府君孝友之行得之家傳莅官簡而潔處事敏而詳謙己而下人虛心而從善是以上自鄉黨朝廷下逮僕隸吏胥之賤莫不服其仁而得其歡府君之信乎人者固如此而凡所蘊抱百不能一施天耶人耶此豈獨小子之私慟而已嗚呼去歲丁憂之初府君從容言曰門戶過盛禍變遽如此吾輩其殆乎府君曾傷於九年苦聖及夫自東營疾還而方寸亂

而筋力愆矣旋遭禍故神氣日慄慄小子泣勸以薑桂之養則府君輒却食涕泣曰吾不忍獨生意欲以子姪之勉于己者仰勉仲氏居無何而已亦憊倏忽之間疾不可爲矣噫嘻人之蹈水浸浸焉墊沒而介乎其側者冥然不知恬然而處及其勢急雖狂奔盡氣濡手足亟救之而不可得此不待父兄弟子弟之慈愛而後有所不忍雖行路之人其可忍乎死生之際人孰無憾而窮天極地之痛恨未有若小子者也然且猶言猶食自同恆人日月荏苒衰麻已除廓然天壤獨生何爲追念府君向日之言不覺心摧而腸蝕



降者先生集卷二十六  
也昨年小期纔周吳姑又下世世間喪禍未有若此  
之酷者小兒女啼哭滿前情理慘毒府君之不及見  
此非不幸也然而我仲父三歲之間三哭同氣白首  
榮子有淚成血雖欲寬譬而無其辭靈如有知亦豈  
異於生者之心乎嗚呼府君酷愛郊居淡得仲長樂  
志之趣居則場圃果園出則登山臨水親戚滿座情  
話款款當時小子之侍側視之尋常不知其爲至樂  
也至今思之何可復得一言一事一動一靜無往而  
非傷心之所譬如日中避影無處可逃要之無此身  
而後無此痛矣嗚呼舊舍移築卽府君之志而綬也

能斷然經紀不日苟完而府君已不能知矣目今遺  
稚滿室已嫁者無依未嫁者次第長大百事茫如無  
非後死之責至於弱弟癡癩之習尙不知悛淡懼教  
導不誠以負平昔付託之意也况府君素篤於報本  
追遠之誠屢謂不肖以先代墓道之事而小子懦拙  
不振迄無所成就他日地下恐無以歸報或者牖迷  
垂佑於冥冥之中耶嗚呼言有窮而哀不可極惟有  
徹天之號傾泉之淚而已伏惟尊靈少賜鑑燭嗚呼  
哀哉

祭權監司愴文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六  
故觀察使權公以戊戌季夏捐館岑城李緯時瑩然  
在疚爲位而哭之既卒喪係官于朝旋以罪被黜病  
蟄潦涔不能洩寢門之哀以庚子四月某日謹遣庶  
族弟緦略具雞絮之奠文以告之曰嗚呼不肖少孤  
稍長從長者得聞公於先人爲莫逆交幼藐時亦嘗  
屢辱撫頂而蓋不能記知矣及公擢第之歲枉過郊  
廬呼不肖使拜握手而悲而喜曰汝能長大若此又  
指子舍而曰此昔日同研地也不肖時尚少而亦能  
知其言之悲也顧蒙駭甚不能以時修起居之間而  
公乃眷眷不置遇知舊輒問不肖安否厥後聞公戾

洛必往拜焉又一拜於湖庄公於展壠之路亦屢屈  
而不鄙焉蓋公在朝之日絕少數十年間不能數數  
見而見卽獻欵道舊諄諄面命無非藥石之規不肖  
於是益知公篤於故舊不以存沒而貳其心如此又  
知公勉勵後生不以姑息之愛爲愛如此且信夫先  
人平日寡交遊而獨於公淡相與者有以也向公之  
赴赤城也又過宿于郊憂時忼慨宴語達宵區區竊  
自幸髭髮之勝昔志氣之不衰矣不數日而不肖奄  
罹禍故公則淡憂其不能支持矜愍之意溢於書辭  
孰謂頑然餘喘尚此苟活而如公康強無疾者乃棄



降者先生集卷二十六  
不肖而先萎耶嗚呼公之姿稟粹美如玉之潔而矢  
之直孝友著于家庭信義孚於鄉里平居不爲翕翕  
視世之馳逐榮利者若將況已是以難進易退進則  
職思其義勁截之論清苦之節精敏之識求之今世  
蓋如公者幾希而世或不能悉公之所爲天又奪之  
而不遺位不盡才壽不滿德豈運屬賢嗟非人力之  
可爲抑厭棄穢濁遂翩然而不可追耶不肖之素所  
慕悅不直爲先人之故而孤露餘生視若幘幘今焉  
已矣更誰憑依惟世修舊好以無負二父志是宜後  
死者之相勉而顧念公嗣續之重不絕如綫每誦柳

州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之語未嘗不爲哀發潛然  
伏惟尊靈亦必減戚於冥冥而意者佑善之天或有  
徵於來茲耶日月如奔撒筵有期湖堧非遐我足誰  
縻佩德音而銘髓薦哀悰而緘辭惟方寸之靡隔庶  
無吐乎茲卮嗚呼哀哉

祭伯舅趾齋閔公文

維歲次庚子七月丙寅朔二十一日丙戌甥姪李緯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哭訣于伯舅趾齋閔先生之靈  
曰嗚呼人樂有賢父兄此常情之所同也然知其樂  
而樂之者固鮮矣而非樂之難能學而似之之爲難



降菴先生集卷二十六  
也小子賦命險覺其於孟氏所謂一樂者蓋無有焉  
所恃而樂焉者惟以先生爲舅先生忠盡之節剛正  
之德雖曠世而有之尙且慕悅如不及况幸而並世  
又幸而得之舅甥之間其爲樂顧不大歟小子蒙陋  
迂滯氣質難化豈敢有酷似之稱而臭味趨向亦或  
有略相近者先生又不以不才而棄焉諄諄誨誘出  
於至誠一言一事無非教者庶幾涵育薰陶得免爲  
小人之歸而今先生遽見背矣何小子之不天而乃  
不得終其樂耶先生之才猷勞勩載於國乘又塗人  
耳目不待區區一二言而小子自幼少時敬受慈教

每舉正獻申國夫人事而詔之曰吾家家法類此汝  
兩舅無愧原明矣小子佩服而不敢忘及此竊覲先  
生言行之大致蓋得於小學者多其御家以四法正  
家以四禮若王叔恬筆翰如流門無停客似陶士行  
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則又髣髴於  
范文正而終身用力不越乎溫公一誠字宜其出處  
事業光明俊偉蔚然爲士林標準凡此皆小子悅之  
而未能學者也嗚呼世道之弊久矣私意滔天名節  
埽地富貴之醺酣而廉隅喪矣禍福之怵迫而義理  
晦矣以先生清規直道猶可以救得一半君子有所



恃而無恐小人有所憚而不恣况今天崩地坼大水無畔使先生在者亦庶乎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矣然則先生一身關國家重輕其存其歿天也非人也豈獨小子一人之私慟而已當先生之疾革也吾慈氏入城就問先生晤言從容歷叙平生終始迢然無怛化之念及其臨違戚戚若欲言而未忍者小子輩在側強言笑而心知爲天倫死生之別心腸內蝕掩抑出涕而以先生精力之尚強亦不謂奄忽於斯須也先生易簀之後親候沉淹閱歷數月以平日燃髭之情或者貽感於冥冥矣今者力疾來哭

哭不成聲向之臨訣直一轉眄間事而叩之不應視而無覩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靈其知也耶不知也耶抑小子尤有所私恨之無窮者吾先子盛年短折志業沉埋與之遊而知之詳者宜莫如先生昔嘗許以墓文而因循不復請者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而先生乃長逝而不顧先祖易名之狀已拜諾而亦未克成使先生少延歲月兩世狀德之筆幾無餘憾矣而今不可及矣環顧一世無可適從惟有抱持遺事仰天號慟而已先生之葬旣得日葬而有誌禮也小子猥以仲舅氏之命書其大略以俟後之君子而不



文寡識無以發揮志業之萬一他日何顏歸拜於地  
下耶嗚呼小子之於先生雖學之而不能其心悅誠  
服則不可謂不淡矣顧中年以來屏處郊坰不能以  
時奉誨間造床下輒值公務鞅掌恩恩無數時之暇  
欲一竭底蘊而不可得矣日者往來侍疾爲日亦多  
而每以簡接應爲請未敢以言先之有懷填臆吞不  
復宣雖方寸之耿耿不間幽明而從今以往其將俛  
俛墻植無復叩質之所矣惟於凡百事爲尋得一箇  
是處是必爲先生之所印可而見識昏蔽疑悔日積  
倘蒙哀憐而啓牖之使不至忝我先德則實先生賜

也言有窮而情不可竭淚有盡而哀不可極尙冀尊  
靈俯垂歆格

祭仲父歸樂堂府君文

我仲父歸樂堂先生將以十月六日永歸隋阜之真  
宅從子繹略具羞酌欲侑之以文而至痛弭中不忍  
成語亦不忍無言掩抑累日始克一陳於筵前曰嗚  
呼哀哉凡人死生禍福一繫於天而其機則在乎人  
是以人或勝天天或勝人卒莫之有定今茲之禍天  
耶人耶孰使之然天旣賦先生以剛大之氣敦確之  
質是將餉之以期頤之壽而彼投之瘴海之不足拘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六  
之囹圄而不舍使酷熱薄寒撓撼其筋膚無藥餌飲  
食調護其心腑遂不得終其天年是則人也非天也  
彼惡之者不過欲其死而已然猶極意鍛鍊而不能  
得陰持而陽解意慘而言舒其所百計欲害而不能  
者天乃爲之助而中其欲焉使天真有佑善之理則  
圓戶之內亦豈能死人哉是則天也非人也人所不  
忍天其忍之耶豈邦運殄瘁天不能容力於其間耶  
抑禍機益急天故使之脫然長逝耶嗚呼先生扁堂  
之意小子知之矣平日居廟堂而志江湖未嘗不以  
歸爲樂而顧時勢危棘未忍決歸雖歸未必樂也炳

炳 宗國之念九死不改今雖脫然於禍網之外亦  
未必樂也惟生而盡其道歿而順其正仰不愧天俯  
不忤人此爲先生之樂夫以天地爲桎梏固夸也謂  
榮名爲桎梏者達也天地之間一氣浩然彼榮辱得  
喪無異浮雲之起滅惡足以害先生之真樂哉况天  
理本直直者常勝人之勝天在一時天之勝人徵百  
世其將默默而俟之耶嗚呼吾門世傳仁厚而立朝  
以忠直爲業尤嚴於陰陽淑慝之別是以世道平陂  
之會輒同其禍敗甲子之事迷矣莫詳而向在己庚  
之禍吾叔季二祖與焉打愚公之瘼也先生實主其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六  
喪街頭哭擗行路隕涕農齋公之謫也先生一遭往  
省徬徨竹下慘不忍別此先生所嘗嗚咽而語小子  
者小子春間省拜卽先生竹下心事也今日禍變卽  
昔年街頭景象也先生何爲而躬蹈此禍也天何爲  
而偏禍吾門也抑小子窮天極地之痛恨尤萬萬焉  
當先生之被逮雖行程嚴急如無兩歧之惑豈不能  
疾鞭馳候於兩湖之交耶分路而竟失一宵之穩隔  
壁而乍瞻纍然之容非小子過慎淡恐益先生禍也  
蒼黃奉袂言笑自如涕不忍下心不能哀非小子至  
忍亦恐傷先生心也暮日行舟邈若千里跋馬江沙

瞻望不及千古之訣其止於是日耶人之疾病將死  
爲子弟者竭誠醫藥涕泣奔走治命叮嚀正終如禮  
尚若有未悛於心常爲沒身之恨况小子今日情界  
乎徒知目前禍色之可畏錯恃平日精力之尙旺疾  
而不知其日歿而不知其時幽明彼此掩曖悒鬱千  
緒百端吞不復宣窮天極地之痛恨未死之前何日  
可洩嗚呼小子幼而失怙以先生爲父者四十年于  
茲矣自抱子以來慈愛之心油然中出而比諸先生  
顧復我提誨我者不及三之一焉益知先生之德欲  
報罔極而罹此愍凶上不能叩首 天閣以暴幽冤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六  
下不能從於九原抒此悃積小子之負先生多矣然而先生之望於小子者豈止於是門戶之責擔在一身後死之憂茫無涯畔大運波盪禍心未艾顧瞻四方蹙蹙靡騁跼高踏厚安所依放言念及此心肝崩裂先生有知亦或矜憫而導牖之耶言不能盡誠哭不能盡哀惟有傾河之淚徹天之聲而已伏惟尊靈少賜歆鑑

祭季母尹夫人文

維歲次乙巳七月丙申朔十三日戊申從子絳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季母貞夫人漆原尹氏之

靈嗚呼小子生纔三歲而叔母入吾門自省事僂已視之如母則其猶子視可知已其後年與識稍長而得之家庭則舅姑曰孝娣妯娒曰仁及夫當柩而理事也薦享蠲於蘋蘩周恤急於匍匐六親四隣均誦厥德吾季父清操至行闡然自章而內助之力爲多子女有過失未嘗毫毛掩覆教之必以正小子固寡識而不知古彤史所載賢婦人者何如也不惟小子悅服之淡亦蒙不以小子而不肖倚之信之人不能間煦濡覆育之私四十年有餘矣噫嘻人生世間有合則有離離合之際孰非可悲而豈有如往年景



象者乎去故邱如弊屣走窮處如樂地虎豺縱橫人境隔絕唯恐山不高水不深而獨惓惓結戀於桑梓者爲叔母在耳每思郭西郊右薨桷鱗錯一談一笑未嘗不歡洽一蔬一肉未嘗不分飽當時視之尋常而不謂其難得如此也萬一天心悔禍世道回環此生團圓其或如前日否乎耿耿心禱隔千里而相照矣幸而不死獲覩今日郊信之至日趣其歸又念古里邱墟世事灰劫一草一木皆足以眩目禍覺餘喘歸亦何樂然而扶挈老幼辛苦西還者亦惟叔母在耳入門扶持有涕無語驚喜交極相對夢寐朝之言

嘻嘻夕之言怡怡又宛然往昔而豈謂未數日而疾疢乘之禍變隨之嗚呼天乎是曷故焉新歸舊廬人事紛鬧四載睽違積懷如山而非一夕之可盡謂百年之在前幽明頃刻吞不復宣早知若此豈不謝賓客窮晝夜而少洩胷中之壹鬱乎然則小子之乍拜猶不拜也而老人一面亦不及焉夫以平昔至情積年別思而胡不少須臾以俟也死生遺恨天地何極嗚呼吾季父位不滿德壽不稱仁而中間門戶鼎盛班聯烏赫自外人觀之非不榮也以叔母德之盛所享固已薄矣况數年以來窶困日就若不能抵敵每



謂綬之孝友足以業家維也神氣雖未凝定將來大  
可望晚途未食之報或在於斯矣嗚呼其止於此而  
已耶後雖有專城之奉列鼎之供尙安及哉况諸妹  
零丁而適元者尤靡依其季又未筭此皆平日所嘗  
憐念者而胡憇然不顧也介婦有身已五月矣此又  
平日所嘗顛企者而胡漠然不省也大約爲善無不  
報而遲速有時吾知吾叔母之後必蕃而昌無疑也  
其信然耶龜川之兆實季父夢得而躬占者不幸兩  
弟撓於浮議且拘年運不得已權葬泉洞餘麓前頭  
驗其休咎或仍或遷終必爲合封計而此是吾祖先

所藏神理人情似不齟齬况吾先子堂封十數武而  
近其下卽小子葬地已令先逝者守之今日新卜或  
爲萬年真宅則庶幾離不幾時而不離者無窮期矣  
噫小子身不敢自有向來藥餌斂殯之節俱不得盡  
情啓轉之期又值喪餘望晡諸奠恐闕將事懷痛積  
哀何地可洩未死之前或可撰次平生所知聞者以  
闡德懿之萬一而唯不文是懼爾一觴告訣涕血橫  
集伏惟尊靈少鑑微誠嗚呼哀哉

祭從弟汝剛文

歲丙午八月庚申之朔丙子之日從兄熙卿略具時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六  
羞哭訣于亡弟汝剛之靈嗚呼人有悲哀痛疾壹鬱  
于其中則輒號天而愬曰曷其無知此固窮苦無所  
歸咎之辭不知天果知也耶其無知也耶善不善而  
百祥百殃蓋見於經而往往淫者福而善者禍人之  
疑乎天已久矣自吾汝剛之死無賢不肖咸曰天實  
無知噫其人之善可知其能於人而不能於天者獨  
何哉君之至行舉世知之猶不若余之詳余所不及  
盡者天翁宜知之縱不能生祥下瑞若貞元年間又  
胡忍使人哀君如伯道之於江左耶吾仲父忠盡正  
直積忤羣小卒之違禍窮酷然其禍心未已視君又

耿耿而猶不敢售者謂天可畏耳天若有知是宜覆  
幬培植之不暇而今乃闕絕之如此是則彼凶之不  
能殺而天爲之殺之其可忍耶其可忍耶然而君之  
蟬蛻垢濁枯死窮山足令貪祿忘讎者汗顏上而扶  
樹人紀下而光耀門戶遺風餘烈垂之永久則君死  
猶不死吾仲父無子而爲有子矣彼凶之禍人家國  
者今雖息偃自如千百代之下必將戟手磨牙而交  
誅之矣抑天之所以禍福人者在此而不在彼耶余  
始視君以慈良和順人君亦自嫌氣弱矣自經禍變  
翻然鐵心石腸成就一義字况其正終之嚴尤卓然



難及信乎學問之力不可誣也天既賦君以美質又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假令不見用於時其有補於世教何如而卒嗇其年壽生之者何意殺之者何意使君生時飽喫無限窮奇憂阨死後又不肯畱得一箇忠孝種子以遺我家邦天之仇君亦甚矣此曷故焉今之世道已不可爲矣榮辱禍福一置之身外惟窮理修身爲究竟法此余所嘗自勉而勉君者余則衰矣君方日進而不已以余無聞有弟如汝剛而不能相守以死以卒其業余之見疾于天又何至此余於是不暇悲君且以自悲矣其將一切歸之於冥漠

不可知而已耶嗚呼余早孤而終鮮事仲父如父視君如同氣及仲父見背吾輩更誰依仰其相憐之切相愛之篤蓋異形而一體也自見君墮地至於白紛而未嘗一歲離向來蒼黃分散兩壤相接虎豹之所隣麋鹿之與羣處之迥然視若茶飯積雪窮巷馬顛僕墜茅屋青燈涕笑淋漓是雖顛沛流離之際而會心之樂其安可復得耶及余西歸君則益瑩然矣城郭人民昔是今非一草一木皆足以泫目况余言之而聽者誰歟唱之而和者誰歟君知余心樂否耶洞陰余所好也君之移寓不惟稍近故土亦余好是從



余深懼非計而猶不能力止者蓋將縛茅爲隣以追躡峒思諸老之清塵而君不我待矣嗚呼余何忍復過玉屏金水之間耶使君死於此地者實余之罪實余之罪奈何乎天奈何乎天臨絕之書一腔清血幽顯之間相照炯然噫嘻以齒則我老衰以質則君差健門戶百責謂將付君君乃一埤遺我而愬然不顧耶後嗣念之氣塞使君至此者固天而今之所恃亦惟天其忍令仁者遂無後耶山事海國荒僻終不可久駒城則松下一穴差可而術家有所忌吾心之所不安即君之所不安此外傍麓吾何忍苟葬方權取

香洞先兆而徐求一福地移奉吾仲父季父而葬君於其下兩家子孫世世護守者爲百全之圖矣墓文之役又敢不竭力及吾未死得見君有後弱妹與諸女次第成立則使君復起吾或無愧天其憐君之不幸而從余之所欲耶余方仰天呼愬若怨之者而又望其垂隲其亦悲矣汝剛其聽也耶其無聽也耶嗚呼哀哉饗余一觴

祭季父遷窆文

維歲次戊申二月壬午朔初七日戊子從子緯敢用脯酒之奠昭告于顯季父觀察使府君靈筵嗚呼府



君之棄小子今幾年所星回于次歲周于支而府君之柩復出於世矣中間人事之變蓋有不可勝言者以言乎門戶則吾仲父違禍酷烈練也又以孝死後嗣絕矣宗黨凋零存者不衰則病鄉里索然無往時意象矣以言乎時勢則士林斬伐僂一大浩劫矣天猶不悔府君所嘗指以爲朝廷之憂者方秉國成而禍世道矣使府君在世年且未耆而猶不及見此其或不自悼其不幸也如小子者閱盡百變鬚髮皤如惛然人世蹙蹙靡騁後世之責茫若無涯矣今也旌嬰之出若將控呼因極而叩之無應求之無覩則若

何以少洩弭中之痛耶嗚呼我觀察先祖之藏百餘年後晦而復顯實惟府君誠孝攸感而府君異夢又若有不偶然者青鳥之卜天也非人也一朝遷而之他是孰使然小子於此愴怳莫測而幽冥之中無或戚我先祖若府君耶然人生於世鮮能逮事祖先雖或逮事其能十數年於膝下者尤鮮矣離而合合而離理不可常况魂氣如水在地無不之也耶又况竹州與駒城壤地相聯吾仲父兩世又將不日而遷厝先壠矣莽蒼相望亦可以自慰也耶嗚呼風水之說不可信久矣然吾宗嗣續懷然如一髮過計之憂不



能不如此意亦憾矣伏惟尊靈不震不驚無貳無虞  
永安此新宅毓茲吉慶使子姓振振繩繩以答孝子  
之心也一觴告訣涕淚徹泉言有盡而意不可竭嗚  
呼哀哉

祭韓旌善配厚文

辛亥十一月五日甲子三州李緯謹以雞絮之奠哭  
于故旌善郡守韓兄之靈曰今有溪山窮谷鳥獸之  
場而無屋一間無田一畝遽然奉老人挈妻孥歸之  
如家必其窮蹙哀苦之極而非有骨肉之愛緩急之  
義者爲之主焉則必不能焉公之於弟蓋嘗頂撫而

腹置之終則與之忘形而忘年矣且其睦嫻本於孝  
悌忠信發於言貌素有以服弟之心焉耳使弟不幸  
而遇窮天極地之冤酷誠欲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而  
又幸而得公吏隱於寒溪雪嶽之中以成夫四歲良  
會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弟誠不孝終身養於親  
而不能養親窮居以來尤迂拙無謀惟詩書以娛心  
雲霞以悅目至於滫瀡朝夕之供山海四時之味惟  
公力是資耳板屋蕭然筍輿出臨嶽翠沾衣泉音入  
室相與俯仰獻歎於今昔之際談笑淋漓情意融貫  
不知孰爲賓孰爲主孰爲長孰爲氓嗚呼已矣此生



此樂惡可復得耶公逝不畱弟亦不如死矣哀疚餘喘日以凋枯何能久於世惟兩家子孫通知此意世世不失兄弟之好而已也始公之葬弟未即吉宿草寒食一馬來哭今聞公柩復出世間力疾匍匐而至若將見公顛倒相迎言色歡洽而終不可見焉則臨穴長號亦復何及幽明雖殊寸心無隔嗚呼我兄無吐斯爵

哭庶再從姪

濟義文

壬子閏五月丙午寒泉病叟以酒果哭于庶再從姪濟義之靈嗚呼吾叔祖農齋府君清脩剛簡年高位

崇讀書不倦余時尚少猶能省識其氣貌也汝生而克肖每見如見吾叔祖焉嘗語人曰是子必克家矣今汝年一十有九而死矣嗚呼何其短耶吾叔祖典刑今也則亡矣余間謂汝曰所謂克家非必名位也吾叔祖常喜讀小學是蓋做人底樣子汝其勉之汝亦慨然有意於斯矣嗚呼何遽其至此也向余含恤守廬也汝翁適死於是汝祖母聞病而來及其死復不欲歸曰吾舅在是吾夫子在是吾子又在是矣余強之歸則臨歸泣曰公能歸余骨於山足乎余心悲之今其言果中矣汝又何以柩相隨而歸耶余與汝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六  
翁齒差一歲幼而嬉長而懼以至于老也汝翁先我而去使我孤寄人世未三歲而葬其祖子孫三世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嗚呼余尚記叔祖燕居常自傷曰功名富貴都閑物事爾何其身後寂寞如此余不暇爲汝父子悲重爲吾叔祖悲也汝其知也耶不知也耶一觴長慟尚歆之哉

哭趙伯勝

弘重文

癸丑十月壬戌寒泉病叟力疾來哭于趙君伯勝之靈嗚呼伯勝志大乎宇宙而不能庇一身識通乎古今而不能措一事天乎天乎生之也何意奪之也何

意我實隴侗子乃不鄙蓋相之磨礱切磋於虛實粹駁之間填得大腔窠踏着好田地終期於虛者實而駁者粹至於子之所嘗早悅而旁通者都未暇扣其一二我自謂知子而猶不能盡子况不知子者乎又况後之不知有子者乎然而此猶不足言侘侘鄉道之勇惓惓好善之誠今不可復見矣向子挈家願就樊里朝夕講誦其樂在是我憂妄動不勸而止他日入溪從我惟爾子曰唯唯其言在耳峽屋方成子胡不俟早知如此子之未死亦且數月耳豈不相畱以少酬子宿昔之志也耶子於貴賤壽夭之分見得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六  
脫然皆無足以怛子幽明痛恨惟此一事而已嗚呼  
伯勝尚舉我解

祭閔向叔正洙文

乙卯十月癸酉三州李緯告于戚兄閔公向叔之靈  
曰平沙之門有此賢孫如鳳一羽猶識其文好善慕  
義孝友其人嗟我外黨疇與之倫貧賤憂戚若將玉  
女有材不達有志莫抒而死道路嗚呼其天顧余與  
子生并一年吾衰子憂子窮吾憐相好一心間以山  
川於我錫殯諒非小緣豈余惑甚徒欲其生藥物食  
飲不稱厥情投先行殯多愧周詩故山云邈魂氣則

之遽廬天地君勿自悲靈車既陳君行不遲爲賓爲  
主亦復幾時十月天寒霜霰被野持觴告饑有淚泉  
瀉

祭從弟大心文

大心之死既三十有一日又九日而將葬矣其從兄  
泉食翁哀不能文乃因朔奠長號而告之曰嗚呼三  
十年弟兄之恩師友之義盡於斯耶盡於斯耶志大  
乎衆生而不能充其分量才高乎古人而不能措諸  
事業嶽崎濩落中道而止天之生爾竟何爲哉竟何  
爲哉哀不可窮言不可盡唯此一心罔間幽明嗚呼



大心來舉斯卮

祭俞婿伯翼文

俞寢郎伯翼癸亥臘月十五日將葬于鐵原之先山以十二日啓引先六日乙卯婦翁三州李緯謹具薄奠欲一往訣而病不能焉君之從弟彥鏞士精亦從余遊者使之替行一酌仍令讀誄文於其筵前文曰君謂我舅我謂君甥原厥初載十有六羸繫君家風孝友睦嫻君實克類人無間然譬猶處子秉心冲冲豈若時流笑貌爲恭人或遇之恠其寒癯綺紈習氣一點則無山居無事講誦詩書君在其間我色敷腴

君於事務渺不通透苟有設施盛水不漏雖在觀志其才可知我使之仕匪直爲私謂昔沙翁法門最好外不異衆中實自寶苑爲宗儒惟此可師看君毛骨豈俗吏爲顧余求仁愚不自量知君可畏欲君不讓君雖逡巡其志則同若論其人善信之中使永厥年夫豈止斯一疾三歲奈無良醫嗚呼死生若晝而夜然非達觀孰無怛化聞君談笑視之如歸了茲大事君則庶幾維君一樂樂有賢父晚年相業士望攸附內而箱篋外而樞筦晨昏之助其或強半魏公墓府機密文字他日之責意君足恃君之云亡亦關時運



陶菴先生集 卷二十六  
凡我善類疇不痛隱君憂我病我哭君死我後君先  
此豈常理年位俱極符到朝夕獨子癡孫謂君扶挈  
既失大心君又棄去身後百事誰可分付我觀世界  
缺而無圓持福之道謙字爲先矧伊仁厚宜若有後  
稽之于天一何刺謬嗟嗟所嬌我許女士非惟愛少  
諒以類已謂宜多社胡反貽戚緣吾不善移此禍厄  
賴君遺囑粗延縷喘顧我未死其何忍見惟此士精  
君所愛者使讀此文替余躬也情志流通九地非遙  
尙或聽之且舉斯醪

祭趙仲輔

胡臣文

甲子五月某日道溪趙公仲輔氏訃至三州李緯爲  
位而哭之既而力疾爲文使門人崔祐哭而告之曰  
嗚呼花田花山同一德陽兩家先好俾也可忘牛頭  
麟蹄一水迤長杖屨舟楫涕笑相將君所好者吾家  
之剛講磨礱切吾道有望離合死生人事悲涼仁智  
之樂山水何常壁立萬丈令人激昂捨此奚往乃卜  
其傍栖遲邱壑偃蹇溪堂維此書院盛德馨香絃誦  
潺浚此意都亡修明講規恃君主張後生叢中口氣  
斯揚所行不疑好仁則彰方將秉拂以光門墻天奪  
斯遽我淚盈裳念昔伯氏辱屬銘章衰疾因循屢易



星霜迨公在時謂當亟償此計又左悲恨可量倉卒草成爰告靈床不昧者靈庶鑑中腸

祭亡女俞氏婦文

故參奉俞君彥欽伯翼之婦牛峰李氏不幸早寡毀極成疾過其夫小祥後一月甲子十一月二十一日竟不起越一月乙丑將合祔於東州之先山其父泉上老人含哀茹痛略具酒果十七日庚申使子濟遠操文以告之曰嗚呼天地之間氣數推斂常理多失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人之疑於天道也固久矣至於滿則損盈則昃日月尚然况於人乎此理則古

今絕無差爽矣汝生世三十有三歲無一言一行違父母志貽父母憂者自幼而然及其死也尊舅相國哭之慟曰清明雅潔廉直子諒何處得來其不得罪於夫家尤可知也有如是之德而命之窮乃如是何也然如汝者未可全謂之窮也汝以尚書之女爲相門之冢婦兩家雖簡素而生不知飢寒彼貧家女子疇不於汝歆羨而企仰也哉伯翼自佳士纔登國庠旋霑一命雖或不第又將祿之終身矣又况中庸所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父母其順矣乎者伯翼有焉使其與汝偕老有子有女目下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六  
供含飴之歡身後有蕃實之慶則即是十分圓滿底事此世界焉有此事耶汝之夫家久以完福見稱於世而尊舅黑頭黃閣名位盛矣晚年相業拔出流俗大爲士流之所宗仰余則雖曰辭榮避利而公然坐致卿列兼享山林之清福凡百事爲大率名浮於實夫人之所艷雖在於榮利而鬼之所忌莫甚於聲名余之慄慄不自安者此也汝則何辜特以清多祿少之命適丁兩家極盛之會許多殃咎都集于汝夫婦之身汝亦如天何哉凡人生死禍福脩短窮通莫不有定於賦命之初雖亦有栽培傾覆之理而終非容

愛憎與奪之私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心則一也余亦於汝何哉汝生而脆弱一日食素輒患泄痢三年之內食素則必死吾則知之汝亦豈不知此而余未忍傷汝之志汝不肯循余之言遂至於此耳余雖欲開曉汝而實無可以爲辭不過曰汝何忍不自惜以貽戚於老親云爾汝之所顧戀於斯世者惟父母舅姑而已其能抑情強飲食延至一期者亦爲此爾當余書勸薑桂之滋也吾子婦在傍獨言其無益問何以知之曰向日書有云開窓望見江水每生自投之意而顧念此身不得其死大有累於吾爺孃仁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六  
厚之德終未敢爲也其志如此焉可回乎已而果不  
從嗚呼小學之論喪禮曰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  
卒則又云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復初若羸憊恐  
成疾者可以肉汁助其滋味此則禮之通而不失其  
正者也余之始初勸汝只是恐成疾之意而汝則視  
以公然食肉余固明知其必死不忍不勸而以汝所  
執者正故亦不忍強之及疾革舅姑強之則聽然亦  
何所及哉以汝剛決之志能懷忝生之懼致命遂志  
而猶能宛轉承順於父母舅姑之間又泯其貞烈之  
迹究厥所終可謂得正而斃焉者矣汝旣以未亡自

哀以亡爲慊則汝之亡也吾不能不哀而亦何必過  
爲之哀也哉然而使汝幸而有一箇遺孤則必不至  
於死雖死亦可以畱下好種子而不能得焉此余所  
以益哀汝之窮也疾痛號父常人之情死喪孔懷兄  
弟猶然而病不能往救死不能往哭人理虧矣雖生  
而尚可曰生乎汝書之來每憫余過用精力每勸余  
倍加調慎汝之臨死亦必以余過哀添疾爲憂矣從  
今以理寬遺不至任情失中人事雖不得不接應而  
亦稍存裁節庶幾不孤汝之孝心焉耳記余少時見  
文谷金相國祭女之文至再至三而不能已情雖切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六  
而文則勝矣余則既不能往哭又不能無文而言雖多亦恐無以盡情茲叙其大略如此父子長訣之際其止於斯而已耶嗚呼吾女尙或聽之

祭閔士會文

諡癡菴閔公士會以其生之年乙丑三月二十五日終將以五月二日癸酉葬其外從兄三州李緯病不能臨穴一慟替遣兒孫木略致雞絮之奠文以告之曰嗚呼記昔丙丁之歲余在文貞公側維時羣從未及生內外孫惟吾與君耳撫頂置膝同被憐愛嬉戲之事歷歷如昨而轉眄之頃忽已六十年矣中間盛

衰悲歡不可勝言而後生如君之兩弟及士衛皆已先數年死耳吾輩安得不老且病也有時逢迎白髮蒼顏相顧一笑間或諧謔少時意氣尙在也及今相對可語童年事者亦惟吾與君耳君憂我病我愍君衰相愛之情殆類同氣誰意君棄我而先也今年是君周甲自在海島時意謂天使君生還則吾雖病必於晬日往觀兒輩稱觴庶不負恩歸亭上滿樽酒之句矣顧余病甚不能出君適過我乃晬日前三日也爲君設小饌賓主俱病對酒而無酬酢相對嗟惋但令賚孫賦南山有臺之詩以侑之一酌而罷暮年此



會亦自不易聊以自慰到今思之偶然一日之歡遂成千古之訣嗚呼痛哉蓋余閱世頗熟閱人亦多而心事白直誠意懇惻未有如君者比以其氣味之相類故信余甚過終身言議無一違戾頃年輔養官之不出舉世非之而君獨以爲是兄弟之間至速譏訕而亦不顧也余亦信君凡有所事必曰士會以爲如何及與之消詳未有不相合者今則已矣顧瞻斯世可與說出心懷者誰歟家國事有疑於何咨問而決之未死之前直可廢聰緘口兀坐而無誰語矣君雖冥然無覺而亦或憐我之獨矣且去年吾仲父歸樂

府君碑文之草成也屢與君往復有曰吾雖自謂用吾誠而不知使汝剛見之以爲如何也君曰此文甚善吾方以屬子以先人墓文得如此作則幸也今夏吾病若少歇則君欲來畱數月以爲文字對確之計矣君不在矣設令文成於早晚誰與商量又將以昨年思汝剛而不得者思君人事之謬悠一至此哉君於此亦必齋恨於九地之中然萬一慊於吾心則君心可知此外更何冀哉葬而有誌禮也孝子方爲君乞銘於余於君之死安可無吾文前後所屬輕重固有在而亦不無緩急之殊當先副棘人之願徐圖所



降者先生集卷二十六  
以追償君志矣靈其知也耶不知也耶言有盡而情不可盡幽明之際流通無間夫復何言嗚呼哀哉

哀辭

申元固<sup>望</sup>哀辭

申君學蚤孤能力學攻文有聲士友間不幸年二十六而死其姨兄李緯哭之哀曰何命之短何志之長吁嗟乎元固及葬送之以辭辭曰  
草木實落兮江水寒孤舟一往兮何時還

成童子瑞朝哀辭

成承旨子長與余同鄉少從士友間聞其名又得其

文讀之而喜其人也及子長登臺省言事忤大家謗議溢世或謂子長與余善又子長之子未冠者出入余門余時則實未識子長而子長又未嘗有子也後子長訪余郊西語其事而笑曰吾婦方有身幸而生子也子可教之耶余亦笑曰子不自懲而乃欲實人之言耶壬子余胥命都下臨歸有變而弔者趨入而拜子長時在座指而言曰此吾子也向之腹者今則幾冠矣子其無忘前言也問讀幾卷書矣曰略通經書大義爾翌年夏子長遽以書來曰吾子瑞朝年十六不幸未冠而死矣子既不及教之能有辭以哀之



乎余觀童子狀貌俊茂類非流俗中人子長且爲道  
其一二事疾惡好善蓋天性然也又聞嘗讀孟子於  
天理人慾界分上往往有看得透者使假之以年益  
讀古人書其成就豈可量也况今之成人者徒冠其  
首而已未必盡知爲人子爲人少者之道而童子則  
有其行而無其年其歸而從先祖也不能以成人之  
禮見焉尤可悲也子長性不能媚嫵宜其不合於今  
之世矣旣不得於人則宜若得於天而天又禍之使  
不得保其一子此曷故焉余旣爲童子悲又悲子長  
之窮遂爲之辭辭曰

爾年志學爾質端兮爾首卍角爾貌顏兮歲正月令  
將布冠兮爾有淡衣長若干兮誰爲斂之歸彼山兮  
大化斡轉撒磨盤兮或小或巨鮮一完兮氣清數局  
才不難兮彼殤與彭或齊觀兮我語爾翁且自寬兮  
翁兮自寬爾歸安兮

金君 相德 哀辭

金君相德生而喪其母其大父參議公及其夫人鞠  
育之以至于長韓山李一源聞其美妻之以子未周  
歲而死參議公哀甚求誄於其所嘗親厚者蓋言君  
聰悟精敏讀書聲琅然性又子諒愛人而敬長參議



公非苟譽者其資質可知也君家上而有文元老先生道德之緒下而有滄洲太學士詞學之源使假君以年得充其量殆韓子所謂其尚類莫如倫者而一朝夭闕至此天耶人耶嗚呼上古鴻厖之世父不哭其子兄不哭其弟今而參議公而哭君其理已大舛矣况溪山大澤實生龍蛇近世故家多陵替重以土禍斬伐之餘皂隸無餘者而如君苗而不秀者又相隨續也國之所藉而安者惟世臣大家不知天意竟如何爾若君志行之懿參議公必得當世立言之士以圖不朽一源以詩鳴者又將作歌詩以道其哀尙

奚待余言參議公曰雖然必爲之遂叙其隱惻憂傷于中者如此且系之以辭以塞其悲辭曰  
氣清而數之局理也骨肉歸復于土命也盍考于邵公之誌嬴博之葬者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ghosting.



